

T856/7174.6b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6

4 OCT 1951

論語

八至十一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八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翼註曰至德德字用植綱

常維名節等語暗切下文講○又曰下二句總見至德

勿以三讓見其德無稱見其至蓋三讓意重無稱意輕

○又曰讓於商非讓於周○泰伯是知其可有天下而

讓故蒙引曰其實是曾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

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最妙○觀集註序太王所以

有翦商之志者一以商道寢衰二以周日强大三以季

歷生子昌有聖德然昌生一段要看得好此時太王尚

未有傳昌之志假使泰伯克從則昌為之佐如周公之

於成王此太王之志也惟其不從然後有傳歷及昌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意至於欲傳歷及昌則翦商之志已決而不可違矣泰伯所以知之而去其去之意只是讓商不是讓周故曰卽夷齊扣馬之心也集註正意如此至於與仲雍俱逃被髮文身示不可用以安王季之心以成太王之志故謂之讓周此只是帶說非正意蓋泰伯既自以翦商爲不可而又委曲以成其父與弟者則以翦商者亦聖人之不得已也各行所志可也○百方家問答湯海若曰以國讓王季是以商天下之故讓也以商天下之故讓者不是要王季之子孫翦商而取天下是要輔商而安商之天下也辛酉三月始見此說○竊意太王之欲翦商在小乙商道浸衰之日向使泰伯不去則高宗不必甲興而牧野之師不待辛紂矣高宗之中興泰伯之去

成之也三以天下讓如此看似妙然先儒未有及此者姑再詳之○民無得而稱是說其先事而去並不見讓之迹不是人但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之說○附汪摺九曰讓未有不兆亂者觀春秋時事可知卽伯夷亦未爲得也夫孤竹君之欲立叔齊也其平日豈無幾微見於辭色之間者必待遺命而後知之乎有其意而夷不去則父之心必不安有其命而夷始去則弟之心必不安一舉而父與弟俱有所不安焉故夷未可爲得也必如泰伯而所以處父子兄弟之間者盡矣

恭而無禮則勞章 張彥陵曰當恭而恭當慎而慎當勇而勇當直而直○陳伯玉曰失之太過便不復名爲恭慎勇直非流弊○作玉之說與蒙引極合○註弊字要

活看不是流弊只是病字意蒙引極明

君子篤於親節。篤於親如祿位與共好惡與同皆是不遺故舊如有功必錄有罪必宥皆是。○王陽明曰若合上節當重禮字。○大全辨芭山張氏曰唐貞觀四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上以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朕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復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去按故舊不遺可也有罪而私之則不可魏徵言可法

曾子有疾章。翼註曰此曾子以守身事親之孝誡戒門弟子啓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言所以保身小子二字望門人亦保身也。○又曰引詩中即寓

保身正意與別處正意在上而引言者不同。○又曰讀若以而今而後作一句非也而今二字略讀而後吾知免夫一氣讀而今將死時也而後方纔也不然死後何知。○顧涇陽曰戰戰兢兢乃吾性體流行沒些子放鬆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而語加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吾知免夫此是難免的意思非倖免的意思。○薛畏齋曰父母生你出來便要你盡這箇道理臨死將這身體還他方謂之無愧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只為這箇念頭臨死纔了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啓手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刀鋸戮辱無異

曾子有疾章 李毅侯曰曾子之意蓋以脩身為本也正
心誠意是上半截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下半截事
堯舜脩己以敬便是這工夫○袁了凡曰俱就臨民時
言總是脩己以敬○須知首句是君子所貴乎道不是
道之所以可貴○佐案曰所貴乎道只一戒懼精神但
周身脉絡分領之以出者若有三耳○遠暴慢等不是
道是貴字意是工夫暴慢遠方是道○舉一籩豆凡瑣
務皆在其中○高中玄曰斯字有方言纔動容貌就要
遠暴慢纔正顏色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蓋
脩身之事不敢放一些空隙也○朱子曰看來三者只
是非禮勿視四句○又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
瞿昆湖曰辭氣二字並重前輩有氣是綱辭是目之

同是一句說話或出之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或辭之
有氣猶顏之有色都要重看○吳因之曰這全靠心中
有主若學問無根縱十分脩飾得好也只做得堂堂乎
張也○操存在動正出之前省察則在遠近二字動正
出三字只是閒字語類所謂人人如此是也陳氏謂操
存則在上三句省察則在下三句猶未透蒙引又謂集
註學者所當操存省察云云在此三句外此三句舉見
戒者而言亦謬○淺說曰斯字當則字看非戒勉之辭
三車皆以其能如此者言而謂其為君子之所貴便見
敬子之不可如此矣戒勉之意在言外○按淺說與蒙
引之意同與集註改本亦不相悖余初以蒙引為不是
似謬也存此以俟再定 庚子三月初八 ○沈無回曰教

其重本以該末非教其舉本而遺末也

以能問於不能章。通章以克己爲主。○張彥陵曰。上半截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周季侯曰。曾子把自家比照到顏子心境上去。覺得其造詣之妙。故追而思之。不是鋪敘他學問語意。全重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光景。無可模寫。須索從他好問說來。方可想像這投意思。此曾子最善形容處也。若無二句。承上二句點破他心事。不作推原說。○能與多。細玩大全蒙引。只是一件。而有淺深之分。與有與實一例。皆屬知犯而不校。則屬行。若依通義許氏之說。則能與多。又似分知行。似重疊了。○沈無回曰。犯而不校。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爲老莊矣。○說叢曰。義府云。苟知物我之無閒。而萬物一體。

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析疑曰。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大全辨王龍溪曰。顏子嘗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獲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非也。我以非理加人。人以非理答我。此乃報施之恆。所謂出爾反爾。烏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大節蒙引以事變言。淺說就君子身上言。俱是看來淺說。尤直捷。○張彥陵曰。君子二句。只反覆以致歎美之意。非抑揚口氣。士不可以不弘毅節。要重提士字。當云人不可以不爲。

士而士不可以不弘毅。○說叢曰：紹聞編云：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運，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翼註曰：弘毅在心體上說，弘是有容，毅是有守，有容非容人，只是容得道理，與執德不弘反看。○弘不是度量寬容，度量寬容只是弘內一件。○弘至大，毅至剛。○張彥陵曰：本文雖把弘毅說起，然弘毅處就是仁。○王陽明曰：仁，人心也；心體本是弘毅，不弘不毅者，私欲蔽之耳。弘非有所廣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其實即是仁，然仁是理，弘毅是所以體此理，不可謂全無分別。○四書家訓曰：弘毅是心體，仁是心體中所載者，必是心體養得常淨常定，此理方有安頓。有以弘毅就作仁看者，少差。○程曰：

遠曰：不毅之弘，非真弘；不弘之毅，非真毅。惟任之遠，故重。惟道之重，故遠。○此是深一層解。

仁以爲己任節。張彥陵曰：唯任之而後見其爲重。○徐自溟曰：重字在己字上見。蓋人可以分任，便不見得甚重。爲己任云者，此在己之獨脩獨證，人所不及致力之地，所以見其任之重也。

興於詩章。張彥陵曰：按夫子從詩禮樂上拈出人心學，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還要見得詩禮樂之重。今人動曰：人心有真詩，有真禮，有真樂，是聖人作經之精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程子曰：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沈無回曰：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實益，令人動

曰人心自有真詩自有真禮自有真樂試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而能立無所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今日與之言詩曰與之習禮曰與之和樂雖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學步步皆是實境今人之說是聖人作經之情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果爾則先王之太史陳詩春官興禮瞽宗合樂俱是贅事此便是清譚禍世之作倘開人廢棄經學之漸故不可以不辨○依史氏解則志道據德依仁只解得興立成三字詩禮樂則其所以至於此者也但興立成與志據依有成功用功之分蓋興是已志道了立是已據德了成是已依於仁了不是說要志要據要依○朱子謂興立成只是游藝一脚事而史氏以興立成分配志

據依似不相同然游藝原與志據依並行存疑志道章解甚明如此則史氏之說與朱子自不相背而并可明游藝句矣但此與游藝微不同者游藝是該終身而言志據依以前如此志據依以後亦如此興立成是以其成功之際言然亦須知到成之時非便置詩禮既成之後亦非便置樂○蒙引謂詩禮樂皆在外看來詩禮樂自當兼內外說但內外不可對舉所謂內者亦即寓於其外○存疑鹽硝之說另是一樣說當善用○唐荆川曰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爲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興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之者不爲吾心耶故即經而心是已

民可使由之章 朱子曰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翼註曰非謂民皆無知但非上之所能使亦不可說強使民知則反鑿其性等意蓋不可使只是不能使不是不當使○佐案曰使字與孟子不能使人巧義同○司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亦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徐鴻洲曰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莊忠甫曰如教民忠君敬親者實也因忠君而至不得齒路馬固敬親而至式齊牛使人若

曰牛馬且不可犯况其真乎此權教也權者立之以爲而行之以誠使民以爲固然而由之可也若明言其權以示人則人以爲僞而不肯由矣○齒路馬其流必至於背君聖人知之而有此禮此正是實理何謂權何謂僞耶

好勇疾貧章

張彥陵曰按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

者○好勇疾貧看來卽作不仁之人看似妙但不仁之人不止是好勇疾貧者○處不仁之法如何曰先王之世教養道備則自無此後世不幸而遇之則唯簡身脩政以臨之至誠善教以動之明賞罰以示之待之恕防之密誅之不終日則亦庶乎其可矣○袁了凡曰待不仁之人當憐念之教誨之或懲創之甚則放流之而不

與同中國○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商任沙隨之會垂戒於春秋病已甚也○大全辨惟適張氏曰宋元祐開呂惠卿等皆之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十實難宜使自新豈可使自棄耶按此深得不爲已甚意然爲周之禍張柬之不從薛季昶劉幽求之言卒使三思再亂此則去草不去根之明驗又不得以已甚爲辭也在審其輕重緩急何如耳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才淺深則不露天下矜已妒人之態多出於小育才之人未有以周公之才而驕且吝者曰如曰使總之只是設

言○大全辨或曰驕心是傲視天下吝心是要獨專其美有此一念便只任己私不顧人家國用人行政一味恣已聰明直恁前去耗喪元氣皆不暇恤其爲才美所害關係不細故君子之才不可無小人之才不可有○無驕吝便是休休氣象○朱子謂驕生於吝看來驕吝還是相生的非吝無以爲驕是驕爲枝葉吝爲本根非驕無所用其吝則又吝爲枝葉驕爲本根如此互看更妙○析疑曰學者縱有獨得之見亦天下同得之見也何得吝爲己私○又曰驕吝正爲足觀之念盤據胸中耳故以不足觀說破○其餘不足觀蓋鄙之也亦惜之也○曰其餘者種種伎倆原是德性中緒餘故善用之則爲才不善用之則爲剩技○此夫子特爲負才者戒

耳若夫用才之人則又不可以其驕吝而遂棄之也但當有以駕馭之耳。已酉

三年學章 張彥陵曰此示人以純心之學三年亦大約言其積久然亦是活詞至字不必另解只言念頭未嘗到毅上也須發他一段清淨的心體堅凝的志向恬靜的精神衰了凡曰近名之念即從務實處默默潛滋或心下見得不真則自認以為學境而渾身已是欲境謂之至者不但身履其地即或念頭默默在此經過亦是至也○湯霍林曰好學亦不是枯槁忘世只是不以利祿動心即濟世亦是人學亦是不至毅○吳因之曰斯人也其於外慕之擾果以氣勝之者乎夫氣未有久而不衰者也則其所養者純也其於義利之防抑有意持

之者乎夫意未有久而不改者也則其所見者大也○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元處士許謙諡文懿教人內外殫盡唯不教人科舉文字曰此義利之分也庶幾學不至毅之意

篤信好學章總旨 周季侯曰出處去就這是士人一生的大局段這局段須從心性上打合若不行細參研徹底融會縱饒有識有力做成豪傑手段畢竟不是聖賢結果故夫子從篤信指出好學從守死指出善道有這學術識見纔不錯了有這道力量纔不偏了所以或去或就或出或處之間恁地果決却又恁地斟酌既非世上一種假局面假機緣可以轉動得他又非世上一種假操持假作用僅取躲閃得過方纔是箇真正識力

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這種人儘自謂信得過守得正却不知墮落幾千丈矣這一章總於入世上勘驗出人心性功夫只拈學道兩字時解只爲把守字對學字便費許多周折○李穀侯曰此章重好學善道四字上無信無守則悠悠泛泛隨俗浮沉者不足道矣卽有守有信而或昧於時宜當行不行當藏不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及顏子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後危亂不入而或見或隱悉當其可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知言哉如此看與行藏草一齊俱了○重好學善道講極有理然正說原該四平備看可也○按四平之說本存疑似不如周李侯李穀侯之說爲融侯再定 甲辰八月二日 ○此章與中庸尊德性二節一樣

篤信好學節

翼註曰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說心而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又曰善道不必是死所當死只是守所當守○又曰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着力不是盡善之道○按存疑不是余初誤收淺說最明 庚子三月初十日

危邦不入節 管登之曰春秋之時危亂極矣夫子居焉入焉且欲以有道易無道何也曰聖達節賢守節夫子達節之聖也故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此蓋守之也非化之也○沈無回曰夫子序次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蓋顯然將身剔出在外而見非區區立身行己之常

格所得拘者。○學守分屬是大全饒氏解蒙引駁之最是。

邦有道節。徐敬弦曰若邦無道而能汲汲濟世何可以徒富貴目之。○李穀侯曰見隱二字與富貴貧賤不同見如見龍在田之見隱則卷而懷之也此所謂善道正由好學得來若有道而貧且賤則非隱也無道而富且貴則非見也故曰恥也此不但碌碌庸人多少有信有守而學問未圓者每蹈此轍。

不在其位章。張彥陵曰愚按國家設官以分職各不相兼不徒明分守而已正欲專其責於當事者使無所借以自諉耳。世唯有越職自逞者反生當事者觀望之念唯謀不出於位之外則人人各專其責各治其事國家

既免侵官之患亦無曠官之弊矣。○不徒生其觀望之念亦且予以掣肘之患。

師摯之如章。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雎全在師摯適齊而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麟士解關雎之亂與蒙引存疑淺說不同未敢斷從始存侯考。○據蒙引解則是以終該始據麟士解則是以其最盛者言。○按畢竟蒙引說是麟士所引儀禮合樂三終正可見其至此猶盛如何便欲駁蒙引。辛酉三月初十日定。

狂而不直章。翼註曰直是正直因志大故不屑為邪曲也。○是非不枉是直有過勿撝是直表裏如一。是直各兼言行此處直字似不必深看只指有過勿撝表裏如一二項說為是言行則仍當兼也。

學如不及章

張彥陵曰二句總是狀為學之心不必作

兩層看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即是必求其得是怕落後精神全在

如恐二字○學無止境苟自謂已至必不至學無中立

不日進則日退學無等待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皆是

所以如不及之故皆是所以猶恐失之故不可分貼○

朱氏之說謂學如不及已知所勉猶恐失之則勉而又

勉似有病蓋此二句雖以心力分看然須知心與力是

一時並用的

巍巍乎章 尤西川曰不但戀天下是與曰解使去已亦

是與憂勤要保守他固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亦是與

蓋皆有一箇天下在胸中便為子所動舜禹之心

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翼註曰全節作一句勿斷此

天下以勢位言不主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

不被勢位壓倒故曰巍巍○存疑以好問好察菲食卑

宮解不與雖妙然須緊看他前動心二字蓋謂其卑宮

菲食為不與然有卑菲而叫不得不與者謂其好問好

察為不與然亦有問察而仍叫不得不與者舜禹之不

與在心不在外也○當與飯蔬食章簞瓢章飯糗章同

看須細認註不以位為樂句以憂勤解者非以行所無

事解者尤非○王摩詰詩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

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

太虛意必如此乃可言不與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總旨 此章是以為君之功用言不

是以為君之道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說無能

名是無能名其不冒不是無能名其所以不冒成功文章是從丕冒中抽出一二言之與上文有大小之分非有體用之分大抵此章與中庸發育萬物聲名洋溢同一意註德字須活看尹註無為而成似涉君道上說了時解以有為無為分者都本此此俱屬賓意非正意予前亦主此今細讀蒙引存疑知其謬也且有為無為雖作賓意亦不可分貼○附李毅侯曰大哉領起一章下因以則天形大哉以無名形則天以成功文章之巍煥形則天而無名○大抵此章須從其功用之盛想出其運用之妙本源之深方是若徑從本源運用上說便是將賓作主○附四書蒙訓曰堯之則天亦非專以心體言自其德之充積於心而潛孚默被於天下者言下成

功文章俱在內○按依此則通章俱兼體用說亦似妙

姑俟再定 壬寅五月廿八

大哉堯之為君也節 翼註曰大哉二字就是巍巍蕩蕩

巍乎煥乎之總名下正句句形容其大○異因之曰首句下箇為字極有意分明謂堯首闢洪荒有為處大耳下文成功文章正指其實而言之○舜無為堯有為妙絕但即以本章為字當之則鑿○無能名在用上說蓋拜其發見者人都看不盡所以為大若就體上說便非旨時解類以無為講無能名以有為講成功文章不知無能名連成功文章都包在內是大而不可名非深而不可名也如何獨說得無為○翼註曰民無能名非民不能名乃堯之難名也只是德之大不可以一德名之

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節 翼註曰成功是治功有成天下
各遂生復性之意○就成功文章說無能名吳因之李
毅侯皆主此與蒙引存疑微不同若云即其大之中舉
其成功言之已不能名矣况能名其大也耶則可○沈
無回曰見與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朱註自妙○問成
功文章不足以盡堯不知成功文章外其發見者更有
何事曰亦不脫成功文章但不止人所見之成功文章
其成功文章是無窮無盡的然此所謂巍巍乎煥乎者
只就人所見之成功文章說不是說無窮無盡之成功
文章其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在蕩蕩乎內○李毅侯
曰維天風雨雷露皆功也而不能名其功也曰星河濛

皆文也而不能名其文也○大全辨或曰此章要說得
切實今皆說得玄虛看為君二字此章所謂德者以施
諸治者言也非僅一身之德也不可名是不可指一件
以名之非隱於無迹也是廣大不可名非幽深不可見
也○按此說最是但以註為誤則不知註正是此意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總旨 吧瞻曰此章乃言周
之媲美唐虞者不在才而實在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節
武王曰節

才難節 張彥陵曰此節固是歎才之難實是贊周才之
盛語意是即難勿作不足之詞唐虞二句重周言而以
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其

盛亦不能如周。夫唐虞一盛寥寥千載。至周再盛。固見才難。除却婦人。止有九人。尤見才難。○翼註曰：九人而已。雖似抑周。又與堤起說得盛時猶難。况其不逮者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節。張彥陵曰：此節大意只云周之才固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亦非不足於揖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三分有二。就民心言。非真畫地而分也。以謂左右之作。率字看。服卽帖服之義。見其出於中心。若衣之附體。然無一毫勉強意。○註以至德屬文王。本文何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耶。顧涇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爲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未受命。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爲

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沒其初心哉。夫子概而贊之曰：周之德雖謂白武王。心事可矣。

禹吾無閒然矣。章。沈無回曰：夫子贊堯舜。不容口。而於禹獨曰無閒然。何也。當此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世道升降之會議論。易生故云。○三王之文明漸啓。不得不示之以儉。而儉而不適其宜。唐魏之所以刺也。則人稱禹爲克儉。夫克儉乃禹之可闕也。五帝之質朴。猶存不得不開之以豐。而豐而或過其宜。增華母乃甚乎。則人稱禹爲克勤。夫克勤乃禹之可闕也。故禹者處乎可開之會。而幾幾不免於闕者也。○惟精惟一。是其本領。允執厥中。是其行事。不知其然而然。是其用心。○張彥陵曰：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內極其情。外

備其物也。○鬼神似當兼天地禮宗黷冕似當兼朝祭
新安陳氏及蒙引之說太拘。○徐岩泉曰：聖人以萬物
爲一體，不於自己身上起念。宮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
之菲，吾居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彼而不在此，有不自
知其爲薄者，正是有天下而不與處也。○側重下半截
又是一法。○馮具區曰：自古聖人唯禹之治水作用最
大，有大作用者或能行有所不矜，却於衣食宮室閒精
義入神如此，用心何等周密。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八 終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九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張彥陵曰：利字畧讀斷，謂夫子罕言利，命
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一則
恐其淪於卑污，一則恐其驚於高遠。○利不止貨利，凡
計功算效皆是。○易以道義配禍福，如言貞則吉，不貞
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之類，蓋行道義即是利，且行
道義則自有利，貞則利等當兼此二意。
達巷黨人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與多能章參看，
總是不貴博之意。觀黨人口氣都是美夫子之辭，但聖
學全不貴博，故拿個執字破他夫子之意，不是辯其無
所成名，只是辯其以博學爲大而不可名，恐世之人但

求之於博耳黨人立言之弊只在博學二字夫子射御之說亦只辯其博學二字○看來此條與註亦不相悖蓋如此說亦不碍其爲謙詞也 壬寅六月初一 ○通章俱要於言外想見聖道之無所不該蓋黨人之言甚淺而卽其言察之則甚深夫子之辭甚謙而卽其言思之又甚大黨人不知也夫子不知也黨人之言淺而深詳大全朱子夫子之詞謙而大詳存疑黨人淺處詳大全雙峰饒氏新安陳氏夫子謙處詳後○破當云聖道無所不全而相忘於不知焉○諸說紛紛若不從註便當從此

大哉孔子節 蒙引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看來大哉二字卽兼美與惜二項似更妙然未敢斷○看

來黨人之惜不是不足於夫子而惜之只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耳故註總謂之曰譽如此則直與太宰一樣見識矣 壬寅六月初一

子聞之曰節 王觀濤曰聖人只不欲以徒博率人故爲此言若曰與其汗漫博學吾寧執御耳口氣平易明白初非反言以見道無可執也且執字亦只專習一藝與執一不通之執不同 丙辰八月補圈 ○承之以謙存疑曰大哉孔子是譽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聖人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未是玩語氣若曰黨人美我之博學而惜我之無成名乎夫我安能如是也我將有所執矣而果何執乎是自謙而兼有傲人之好博意卽太宰知我一

節之意蓋不特放下博學亦并放下無成名已酉三月

改○須知自認博學已是謙詞轉出執字執而又以御
又是謙詞轉出執字其中又有傲人意與太宰章君子
不多同但太宰章則突然說出此意此章則因上文無
所成名來有所成名即是執○宋羽皇曰聖人不自知
其大而嫌已之無所執聖不自聖大都如此若無所執
故無成名無成名故成其為大此意當於學者口氣見
之若微文婉刺則非矣已酉二月初九○此章有五病
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
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
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詞故註總謂之譽與蕩蕩民
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

出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
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
尹氏註及太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一病也既
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
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
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圈內承
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
居聖仁而居為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
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
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
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

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抑之衷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託之少賤此章則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此作文極淺率意在去此五病謹識之以質高明○此已酉所作總評

已前所錄俱可不觀

麻冕章 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奢儉之儉○漢疏訓恭儉○許白雲曰冕之名有五衮鷩毳希玄天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然註泛以麻冕為緇布冠者恐人誤以麻冕為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布冠不止是麻冕也

子絕四章 當與無適莫章參看適莫內各有意必固我適亦有意必固我莫亦有意必固我又須知毋意四句外尚有義之與比一句意思○此正於作事上想見聖

心之虛。但亦須想到聖人無事時。心體註事前不是無事時。○須知意必固都有我字在內。但至意必固之後。則我字已成就。滿腔都是我了。○朱子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王龍溪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或以母意為滅意。非也。或以母意為毋惡意。亦非也。動而無動。亦是母意之義。兩路駁入。逼出此意甚妙。下三句皆當如此推之。或以母意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知之成功一也。○翼註曰。意字只是著意。有意為不善。固私也。有意為善。亦私也。如夷有意於清惠。有意於和。孔子亦皆無之。○大全勿軒熊氏謂此是誠意章事。謬此是屬正。不屬誠。是兼心意說。不是專說意。余初誤收。巳亥九月十一。○四書家

訓曰。我是已。私謂知有已。便是私。不但有私於已也。此意必固。我不在欲境上看。要在理境上看。○淺說曰。蓋其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間事。在乎理。而無一毫之雜。兼心與理言妙。

子畏於匡兩節。翼注曰。文在茲。謂我能憲章之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節。夫子自任兼窮達說為是大全饒氏最得。蒙引存疑。俱主與東周說。不是存疑。謂文是禮樂制度。乃達而在上者之所為。用世之事也。若但謂之道則窮而在下。亦說得然。註雖以禮樂制度解文。自當活看。○天之未喪斯文也。當依馬註。作自信語。口氣與上將喪斯文也。句自別。麟士謂二句是商量平對之詞。不可從。

夫子聖者與節

固天縱之將聖節 固天縱之。縱之二字重。不重天字。以上文太宰說聖者主生知說亦有天字意也。○翼註曰。將字輕看畧去亦可。○又曰。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

太宰知我乎節 鄙事二字。似是承上起下之詞。麟士連多能讀。雖似妥然。與註不合。○李衷一曰。夫子以多能為鄙事。這多還在釣弋獵較上看。其與不多對。還是精粗上下之別。非博約煩簡之別。近來把多能當多聞多見看。以不多當一貫看。畢竟非不貴多能本旨。○此章所論極淺。連多聞多見亦屬不多邊。不屬多能邊。○李

毅侯曰。聖人未有多能者。但他多能處。亦與人不。同形下之器。卽形上之道。據德依仁游藝。何嘗作藝能看。但此非所以律人。使他人涉此。則終是藝焉已矣。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近有以多能為多聞多見。不多為一貫。賢之未是。蓋多聞多見。是學問功夫。總是聖人根本上事。多能不過其緒餘耳。多聞多見。如今人讀書是也。多能如今人圍棋博陸是也。明是兩項。聞見是要緊的。志道據德依仁。步步從此處著力去。多能是沒要緊的。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不然。未有不玩物而喪志者。○註聖無不通。與聖而無不通。非相應語。聖無不通。重在無不通。上對太宰說。是駁其單以多能為聖。聖而無不通。重在聖上兼對太宰子貢說。是讓其

由聖而多能聖俱以生知言

吾有知乎哉章。張彥陵曰：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周用齋曰：鄙夫雖空空而其本來知識則皆有之。聖人因其所問爲之酌量，其可否彼之胸中必有隱隱發動者而始終本末盡言以告，此便是叩其兩端而竭也。○翼註曰：兩端是舉兩端以該中間，自至淺近以至至深遠，也不是兩件。○執兩端與竭兩端，大全朱子雖云也只一般，然朱子此句只是解其字義，其實兩箇兩端不同，執兩端是以異同言，故註曰：小大厚薄竭兩端，是以顛末言，故註曰：始終本末上下精粗須辯。○夫子自謙蒙引專以知識言，大全朱子兼以誨人不倦言，俱妙蒙引是本若聖與仁章說，朱子是本默識章說，然朱

子不是誨人不倦一句止，可作餘意，不可與無知識對說。○陳子遜評乙未房書曰：此題注曰：聖人謙言無知而教人，則不敢不盡章法了了，但不善融會，上下截易似蜂腰，頗無聯屬，不知聖人從來謝却，生知學誨不厭倦，自是一生本領。○刁蒙吉講此章雖云象山陽明純是禪，却又云：雖是聖人謙詞，却原來本體也如此。兩端曰其端，亦以人治人之意，全與註相背。○見一時文講竭字曰：飲食居處有性天焉，苟不力爲敷宣，有教無類之謂何，此講得最好。壬申三月。

鳳鳥不至章。高中立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託思鳳鳥河圖以寓意耳。若得伏羲

舜文之君。即鳳之不至。圖之不出。可也。李卓吾曰。說已正見其不已處。

于見齊衰者章。許敬菴曰。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聖人能全之爾。○刁蒙吉曰。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敬心。內外合一者也。而尹氏獨舉而歸之於誠。蓋誠合內外。而後敬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論也。○佐案曰。總是性與天道之流行處。○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歎曰。章總旨。翼註曰。此主歎聖道之妙說。有主歸功夫子說者。有主始終歎道之難說者。俱不可從。

仰之彌高節。通章精神全在喟然二字上。○周季侯曰。

凡人到心力莫庸處。始發之歎。喟然二字。正欲從末由之真景象也。記者以此擬其神情。絕有可想。○吳省菴曰。喟然之歎。固是歎道之妙。實從末由處來。初然如此。力求不但無所從。亦且無所見。一得夫子之教。便去著力。及著力之盡。又到著力不得處。如之何而不喟然歎也。○程子曰。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即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須知仰鑽瞻忽之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者自不同。所以集註著深知二字。而程子有見其高。見其堅。及瞻之。即在前後之說也。仁山金氏畧見道體一句。最領此旨。○按首節朱註。謂是深知其妙。而胡註。謂是未領其要。其實一也。周翔齋謂雖

欲從之二句與仰之四句相應而以胡氏先難後獲之說爲非恐不是。○顏子仰鑽之時不但夫子不思不勉之境未能見到卽大槩說夫子之道也未能見。○朱子所謂中庸不可能還是總說三項。麟士謂正解前後非泛說也。故又以上蔡謝氏之說爲明。看來似太拘蓋中庸卽是高卽是堅若中庸以高明中庸分言者又另是一樣話也。仁山金氏亦似從上蔡者俱不可用。○四書家訓曰二彌字不可泥道非因仰益高因鑽益堅也只極擬其至高至堅耳。○此節見顏子初問不能循循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節。張彥陵曰點出二我字見文與禮皆吾所固有者。夫子只一開示云爾。○翼註謂顏子一游聖門卽承博約之誘矣。豈前者嘗用仰鑽瞻之力

而不得其要後用博約之力而乃能卓爾乎。按翼註此疑甚疑得好。看來顏子所謂仰鑽瞻者未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效。故見其彌高彌堅耳。夫子循循善誘者只是教其只管用力於此耳。壬寅六月初二。○李毅侯曰要知憤樂忘年。雖在七十時尚是這工夫。堪怪今人看博約二字都作權教將誘字直作哄誘之誘說。聖賢真實學問不明於世久矣。

欲罷不能節。王龍溪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達不已才就是性之作用。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爲上湊泊非竭才也。○盲方家問答

載龍溪此條首云欲罷不能不作用工夫說。○愚按良知家凡遇工夫必拽轉作本體說。此是一個套子。

三月十一

○翼註曰才卽孟子非才之罪的才字乃性

之作用。與才能之才不同。○范光甫曰卓爾時文謂見其高堅前後可爲捧腹。高堅前後是顏子認不真。拿不定。故以四字形容。更見那高堅前後原是夢囈了。且卓爾未由原是一時光景。分開便誤。○翼註曰卓爾與欲從末由俱是指定夫子之道說。不是泛說道。○又曰立是立在前。猶與我爲二也。從是跟上去與之爲一也。○卓爾看來圈內圈外是兩意。圈內是泛以道言。圈外是就夫子之不思不勉者言。從圈內爲是。若欲兼用口氣。當云日用之間。非徒知之極其明也。而并夫子之不思

而得者亦見之甚親也。非徒行之極其至也。而并夫子之不勉而中者亦見之甚切也。如此方見得顏子實際地位。然終不若單用圈內之直捷。○圈內單以安勉之分言。圈外兼以虛實之分言。其於夫子中庸之道則勉而未安。其於夫子不思不勉之境則虛而未實。○卓爾雖有兩解。而俱是就夫子身上說。但一則以夫子中庸之道言。一則以夫子不思不勉之境言。○存疑及新安陳氏專從圈外者也。仁山金氏專主圈內者也。○卓爾卽用圈外解。而欲從末由斷不可。如存疑曰鑽仰愈勤。而高堅猶未能得。摸捉雖急。而前後猶未能定。蓋仰鑽瞻忽之時。是說不能見。不是說不能從。卓爾之時。雖未能從而已。見到何得。尚如存疑所云。○李毅侯曰問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是要從還從何處下手。曰也。只向博約上精進去。問從了後面却又如何。曰到底只是博約。使顏子不夭。至於晚年一定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聖人愈到極處。博約工夫愈不能已耳。

子疾病章。管登之曰。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辭。但春秋之作。全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則何以矯三家之僭。而討陳恆也。故切責由如此。○梁無知曰。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共一個念頭。蓋君道師道。夫子知其有分。何必復借君道以爲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味。○翼註曰。末節上二句。有臣不足以爲榮。下二句。無臣不足以爲

辱。○觀此益知子長孔子世家無識甚矣。

有美玉於斯章。張彥陵曰。此章卽是用行舍藏的道理。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妙在於待。○翼註曰。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看來子貢口氣。不是單疑夫子之懷寶不仕。其意謂君子處世。非隱則見。而夫子之迹。旣不象隱。又不象見。故其問如此。非獨意在求。亦意在韞也。夫子以沽字破他韞字。以待字破他求字。兩意並重。愚見如此。而集註大全。皆以子貢之問。因孔子不仕而設。故單重求字待字講。亦自有見。蒙引存疑說約。皆主此因舊可也。○刁蒙吉曰。伊尹其商之美玉乎。耕野以待

成湯之價而沽之。伯夷太公其周之美玉乎。居海以待文王之價而沽之。不然則終其身以莘野海濱老矣。後世則孔明漢之美玉也。躬耕南陽以待三顧之價而沽之。

子欲居九夷章。張彥陵曰不必說所居則化。此言碍了中國。只在君子居之一句上討神情。○註化字要看得活。須與大行其道有別。方是不然。便碍了中國。若存疑。冀遇行道之說。又在此化字外。化是可必的行道。是不可必的。然須知欲居九夷是假設。○附大全辯或曰。鄒東海國。鄒有人能知先世之禮。是君子也。非夫子自謂也。記此以明夫子之最初好學。非卜居於夷也。作憤懣逃世者非。

吾自衛反魯章。○張彥陵曰。然後二句。舉其成功言。○四書家訓曰。周樂在魯。其本於先王所制者。原無不正。自新聲代作。沿流雜亂。樂之不正久矣。○樂正句虛。雅頌得所。是樂正之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興於詩章。是分言此章是合言。註詩樂二字不可分配。所謂雅頌即是樂者。有雅頌之詞。有雅頌之音。有雅頌之器。有雅頌之容。有雅頌之地。有雅頌之時。但言雅頌則無所不包。樂即是雅頌。亦然。以樂爲音律。雅頌爲篇章。而交互對說者。非重在樂。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者。亦非重在雅頌。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亦非。以樂正爲正樂。雅頌得所爲刪詩。截然作兩項對說者。尤非。蒙引從第四說存疑駁。

之極是蒙引說附下。○附蒙引曰按集註置詩於樂之上則知以雅頌爲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言雅頌則包國風在內。南軒說得明。陳氏列國多不止之聲。及二南只用之房中之說。微有病須活看。○註殘缺失次。總頂詩樂。蒙引謂殘缺謂樂失次。謂詩謬。○鄭氏謂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此句須活看。非謂不說義也。但詩必聲與義俱備。非單說義也。然聖人教人學詩亦有單說義者。此又是言詩之別法。○四書家訓曰。無論雅不混頌而孰用之。王廷孰用之。侯廷孰用之。家廷各不相紊。則雅得其所矣。無論頌不混雅而孰用之。王廟孰用之。侯廟孰用之。家廟各不相混。則頌得其所矣。○按得所亦不必專在此。然此亦是得所內。

一事。○百方家問答云。張侗初云。正樂卽正雅頌。雅頌得所亦謂聲律差別。如歌詞殊調者也。非以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爲得所也。

出則事公卿章。張南軒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

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此章須知四者之爲庸行。須知四者之未易。盡須知聖人之謙處。須知聖人謙而愈謙處。要說得周密無遺方是。○聖人謙處以能而自謂不能。言謙而愈謙。以四者皆庸行言。○王宇泰曰。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衆人亦未嘗個個傲慢。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允恭克讓。安安却跟於欽明文思中來。稱

舜溫恭允塞。却根於文明中來。乃是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公卿謹密。決不致得罪。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高中玄曰。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沉酣顛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湯霍林曰。何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

子在川上曰。章。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據大全。吳氏逝者。不指水。據淺說。則逝者。即指水。淺說不是。○註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是體段之體。勉

齋謂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最明。○天地之不息者。不可見。故就口往月來見之。其實日往月來等。已是用。了所謂兼體用言也。若程子天德王道之說。則又是分體用言。○商文毅程大結。盈穹壤間皆道也。而川流特其一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以爲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著。殆與此同一機也。然川流有以見道之無時。不然。爲飛魚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此。又體道者。所當知。按此極透觀。此則知以活潑潑地。解川流者。非以光陰迅速。解川流者。尤非。○張爾公評商作云。蔡氏謂夫子川上之嘆。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巳耳。徧閱先後輩作。皆因與道爲體。一句。只顧發揮道體。竟將伊川是以君子法之。以下數句。遺却不做。雖簡

繫如文毅亦已不能體貼紫陽正註。○葉訥菴作後二
比云謂施而苦其難繼者此以難自阻耳。謂行而可以
中止者此以止自便耳。甚合張爾公之意。然木戍戍張
敘。○此節時文或只就天地之化上說。或并不用化字
而只就逝者言之。此皆是時文欲蘊藉而然其實言化
言逝道卽在其中。今人因此便不知此章爲道而發則
因其欲蘊藉而遂忘却本來矣。固不如明點道字之爲
妙矣。○朱子大學註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亦卽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時文有云。唯自
本故能不舍。又云。唯無所爲故能不舍。此皆著眼在逝
者然。此章自當重在不舍。卽使有本無爲。若非不舍亦
不中用。壬申七月○逝者中有不變之理。有時中之理。

皆要不息 壬申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翼註曰。德兼人已。此只歎
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圈外另是一
說。不必從。然存疑。遂謂史記。因子見南子事而撰之。則
太刻。○刁蒙吉亦疑參乘之事。深以存疑爲是。○刁蒙
吉曰。朱子云。有子後。精氣一點不可妄洩。好德不好色
如此。

譬如爲山章。此章只重進字。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不
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卽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
特垂成之時當進。卽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
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於吾。兩個一簣。不可泥看。○
翼註曰。正意總在譬如上。全文俱就山說。而正意自見。

勿悞以止往作學說。○辛丑謝遊譬如爲山一節。文是其止也。豈或有阻之撓之者耶。卽或有阻之撓之。而其受人之阻。受人之撓者。則吾也是其進也。豈或有誘之勸之者耶。卽有誘之勸之者。而其受人之誘。受人之勸者。則吾也。

語之而不惰者。章。張彥陵曰。不解的人與語。如水沃石。一味昏昧無醒發。便是惰了。○惰字卽兼昏字。○所謂不惰者。當其聞教之始。卽有莫遏之勢。及其力行之時。始終一莫遏之象。兼說方是。只從新安陳氏說爲是。蒙引太拘。大全朱子謂不惰。唯於行上見得者。蓋心解者不可見。而唯力行可見。非謂不惰只說力行也。巳亥四月十八改。

子謂顏淵曰章。止字是怠弛之意。不是成就之意。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王觀濤曰。此重學必期於成語。意要重。歸到實上論。而兩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兼天時。吳省菴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歎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南軒張氏雖兼天時說。其實不重。須活看。○南軒以有實而不學解苗而不秀。新安以始學而不發達解之。新安較勝。蒙引亦從新安。○須知苗秀實俱以正學言。若走了差路。而秀且實愈不是矣。此又是上達下達之分。

後生可畏章。張彥陵曰。此通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看。說可畏。所以歌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惕他。吳省菴曰。究後生之終。便是四十五之人。原四十五之始。

此是推開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
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四十
五十限定人也。○王陽明日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
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陽明看今字似渾然註
我字是從畏字生出其義自妙。○所以無聞者或優忽
或中止或助長皆有。○註明說不以善聞是即天下歸
仁邦家無怨之意與是聞也之聞自不同不必作聞道
看。○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未知名聞天下荀卿
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
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
終成大儒此並早述而晚寤也世人以遲暮而因循面
墻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乘燭

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法語之言章 此章為聽言者發不為進言者發從與說
權在言者改與釋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未如何全是激
發他改釋語意與孟子梓匠輪輿章一樣。○或謂有法
語而不見從異與而不見說者何謂從與說權在言者
曰此是千百中之一從與說乃其常也。○張彥陵曰理
無可逃故必從情無可拂故必說此是進言善處然必
改與釋而後實收其益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與進言
者無涉故曰吾未如之何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救
正上。○法異槩指君友不可異作臣諫講。○四書家訓
曰異與或借他人及古今事與類者或寓箴於頌。○從
與說當淺看若是真從自能改真說自能釋。○翼註曰

因免金卷之九
釋字。固是心釋其微意。改字。亦根心上悔悟而來。改字。固改其前非。釋字。既知其微意所在。則改圖亦不待言矣。不可因改釋二字。以法言作救過。異言作陳善。○按翼註甚是。但又謂法言異言俱是規過。恐偏。○又曰。吾未如之何。不可如舊說云。法言不改。猶有望於異言也。而異言又不釋。異言不釋。猶有望於法言也。而法言又不改。玩本文無此交互意。只是著力不得。故曰未如之何。此句雖若外之。實深惕之。○湛甘泉曰。說而不釋。猶不說也。而基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基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卽蔽綱目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釋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著手。○不說釋者。反不足責。而說釋者。足責。不說釋者。反

可望而說釋者。無望。陳新安湛甘泉之說。一意而兩層兼用。方完。

三軍可奪帥也。章。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翼註曰。可與不可。全在人已二字。志字不可專指綱常名節。大率是者不奪於非。正者不奪於邪。不奪亦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大全辯麻城梅氏曰。不可奪。不宜專指刀鋸鼎鑊。說向氣鬼一路去。如劉禪之庸懦。至今令人氣悶。而不能少變。武侯之鞠躬盡瘁。武墨之汚穢。雖鄉黨自好者。皆褻裳避之。而不能灰狄梁公取日虞淵之心。須說得寬。

衣敝緼袍。章總旨。沈無回曰。人心志則進。有則執。至於

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卽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夫子一則曰何月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前念爲臧。後念非臧。正忘與執之間耳。老子曰人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衣敝經袍節。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之詞。非實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爲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著。○四書家訓曰不恥言他一點真心。脫然於世味者如此。非強排遣於外云爾。

不伎不求節。不伎不求。根上恥字來。伎者恥之激而爲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爲希冀。精神全在用字上。○李衷一曰引詩不是贊嘆他。乃是誘掖獎勸他。使他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得何用不臧內意。非有兩層。

○伎求總根。恥字較大全。嫉人之有恥已之無較勝。○翼註曰貧富相形。且不以動其心。則此心最精明。最强固。以精明強固之心進道。無所爲而不善。故曰何用不臧。

子路終身誦之節。翼註曰子路亦不是自矜誇。但其意謂夫子以是稱我。想卽是盡善道理。我當終身守而勿失。便是不復求進了。○子路終身誦之不泥衛詩之見於心。卽誦之無數可也。不病其爲誦也。而子路於此。一似猶泥衛詩之見者。記者從旁擬之。遂以爲若將終身誦之云。○想子路固知伎求之不可有也。因有念茲在茲者焉。獨不念吾雖去其所謂伎。猶有一不伎於心也。吾雖去其所謂求。猶有一不求於心也。其於詩卽未嘗

誦而無非誦也。殆一日而有終身之勢已。○想子路唯恐技求之或時有也。甚有釋茲在茲者焉。獨不念吾未并忘其所謂不枝。卽此是仍有一枝於心也。吾未并忘其所謂不求。卽此是仍有一求於心也。其於詩卽不復誦而皆如誦也。殆終身而守一日之見已。戊辰金懷玉
○冀註曰。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按何足以臧不可說太低了。只是升堂而未能入室之意。○袁了凡曰。心有所著。則好境皆成魔境。○沈無回曰。袁了凡看何足以臧。又深一層。雖非集註正意。然可相發明。
歲寒章 于忠肅曰。松柏後彫。不徒是明一己之節。有賴此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此爲爲松柏

者。慰不可以歲寒而歎松柏之不遇。爲堪松柏者。觀不可因歲寒而讓松柏以後彫。爲知松柏者。戒不可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爲非松柏者。勸內又有不可至歲寒而始學松柏之後彫意。爲爲松柏者。慰內又有不可因後彫而自喜松柏之出羣意。○後彫只作不彫講。後字活看。雙峰謂松柏至春後易葉。雖物理如此。然此乃斷章取義。不必拘。○大全辯卓庵張氏曰。此爲當世不知君子者。設正謂人無先見。不能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徒有事後之悔。宦官敗。然後祠楊震。祿山反。然後祭張九齡。

知者不惑章 周季侯曰。此章是勉人進脩意。須要體貼發言口氣。惑與憂懼。這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是本根。

之障却不知心體上原不會夾帶此三種來。若從心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你只看知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去參證。只說外累難除。真辜負此一片好田地矣。○此說得中庸達德達字意出。○註明足以燭理窮知者二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感言。餘倣此。○題面只是成德者心無私累言外。則見學之序。四書家訓曰。三平說俱以成德言。序在言外得之矣。○刁蒙吉曰。周於德。德卽知仁勇三德。周者。渾全而莫之或遺也。

可與共學章。沈無回曰。共學至始。始終只是一事。有可與未可與者。只是淺深生熟之候耳。非二事也。○吳因之曰。此言學者既進一步。當更進一步。猛勵以漸至其

極可也。可與不可與。乃步步促之使進。○或曰。全歸重到權上。自可與共學。必直至可與權處。方爲適道之極。方完得共學之事。言未可與者。正是有待而進。不凌節輕發。以令人馴致其極之意。○翼註曰。此望人以造極之學。全在可與未可與引進之。聖人之言。一句自有一意。原不曾尊重講也。但宜畧見歸重耳。○又曰。可與二字。不是許與。只是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然意亦不重。共爲此事。只重彼能爲此事耳。如今人見人會讀書。但云此人可與讀書。不過措詞如此。○又曰。未可亦不是終不可與。只是目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意。○看來此章是對教人者言。乃是教不躐等之意。與夫子之文章節一例。與知之者節就學者身上說不同。今

人多不如此說。何也。翼註謂不重共爲此事。殊不可解。

三十四月初八

○語類原在教上說。○李毅侯曰。共學

只是質地好。或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非道不同而不相謀之人。只淺淺說。至適道。便學有定見。不惑於他。歧此便是志於道。所謂知之者。立便學有定守。卓然有以自立。此便是據於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便是依於仁。所謂樂之者。一節題畢竟以三平爲正格。可與未可與。要得接引人意。如云未可共學。而可與適道乎。然而可共學矣。以適道猶未也。倘由此一轉焉。而共學之人。即可與適道之人矣。下做此莫將共學等看壞了。未可與看呆了。癸卯三月

○按李以接引人爲解。則此節中有誨人不倦之意。有

教不蠟等之意。蒙引謂此爲君子會友輔仁而言。此又是一說。不爲外物所搖奪。不爲異論所遷改。俱是可以立。朱子以讓國言。則以夷齊李札爲能權。蒙引以扣馬言。則以夷齊爲能立。蒙引似勝。讓國亦是其立處。○程子謂聖人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則是權衡。朱子亦謂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則與權是大賢地位。然朱子又謂須是聖人方可與權。看來二意當兼用。蓋到從心所欲地位。則聖人即是權。在大賢則以權衡而知輕重。皆是可與權。蓋程朱所說權字內。又自有二項。○高中玄曰。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自漢以來。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不知經者權之衡。筋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

相爲用而不得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經則是大綱，大紀，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然乎曰：未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曰：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曰：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如何？曰：經是何物，道是何謂？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得

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爲正也。○中玄之說，亦本大全潛室陳氏。若移解執中無權之權，則通彼權字可以衡字對說。此權字不可以衡字對說。此權字卽兼衡字在內。故程子以二字總說。○註經字不作衡字看，義字及反經合道之道字，則作衡字看。○程子以經字包權字，朱子以經權分解，皆是在處變上說。權字中玄以經權合解，則二字俱兼常變矣。中玄所謂經字，卽程朱所謂義字，而程朱所謂經字中玄却混在權字內。程朱之意，蓋以立爲守，經權爲達，變其義甚精。若如中玄之說，不知立是守，個何物？若仍說守經不幾爲守，莫之執中乎？須知可與立，與子莫之執中自別。子莫是無權之衡。

可與立是已定之權。執中無權之權說得濶。包得程朱所謂經權。此權字只是就變說。所以必欲如此分別者。蓋執中無權之權。難與立字對說也。○問執中無權之權。何以包得經權。曰。方用經時也。須擇善。豈不是權。此是學者事。若處變之權。則是聖人大賢事。執中無權之權。都兼得。○如親則當親。民則當仁。物則當愛。此是學者之權。如親有時不可盡親。民有時不可盡仁。物有時不可盡愛。此是大賢聖人之權。○據淺說曰。權也者。隨事任理以制天下之宜。量重稱輕以通天下之變者也。則程朱與中玄之說。似可兼用矣。恐難從。○宜公論李楚昧疏曰。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與此章權字義最合。大全辯載之。

唐棣之華章 玩存疑則知所謂逸詩者不是夫子刪底。是從來遺失底。則第二節亦不是駁詩。蓋詩以人言。自不妨言遠。若以理言。則不得更言遠。只是教讀詩者不以文害辭耳。○王唯夏評丙辰文云。逸詩所謂爾思以思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理言。說本陳新安而虛齋因之。朱註並無此解也。又錢三錫文引禮記。僂乎如見。僂乎如聞。謂能思則鬼神可通。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只是感通未至。竟將離騷與唐棣並譏。此輕翻先儒成說不可從。丁巳十月十二。○仇滄柱極取蒙引思理之說。而曰。聖人議論實實發揮道理。初非有虛懸恍惚之見。此章恐後學不能極用其思。偶觸於唐棣而發之。是論思非論詩也。○莫遠於天地古今。其理皆可坐而

致此之謂何遠。○問不思想者不猶愈於思邪者乎。曰思必先論淺深而後論邪正。思之深者雖邪可救。思之淺者雖正不可救。○若如近時解說壞詩人以為是夫子所刪故二節通以人言而以彈琴見文王證何遠。恐未是。果爾則竹竿何以不刪乎。○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非不思而見遠也。原是因遠而愈思。非因遠而廢思也。不必說壞詩人時文多硬坐。詩人因遠廢思殊不可解。如乙未丘象升作文雖奇橫。吾所不取。夫了只要人於當然所以然之理錯綜參互探頤索隱熟思深思近思。慎思不要泥詩人之詞耳。何嘗謂詩人不是。壬申七月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九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十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只重言。不重貌。註云言貌者言之貌也。○此章重註不同二字。在鄉黨則不言。在廟朝則言。唯謹爾。只帶說。正見其言也。如雲峯說。則在鄉黨固不言。在廟朝亦不輕言。及重在唯謹處。此另是一說。不必從。○蔡曦伯曰。常人於父兄宗族前誇逞才辨。而一遇當場大禮大政所在。一籌不能展。聖人則恂默於鄉黨。而大能發揮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無非天則。玩上下文勢。信當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此節議論殊令人可愧。○刁蒙吉曰。孔子雖少孤。顏母在堂有年。伯兄殘疾。亦未聞不壽事。親從兄之儀。豈無可

述而誌者與乃篇中曾不之及何也

孔子於鄉黨節 王觀濤曰恂恂只是樸茂對文飾言不

對詐偽言似不能言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恂乎

其似不能言○蒙引解恂恂二句皆言貌合說極是存

疑又謂只作詞氣說容貌在其中更分曉

其在宗廟朝廷節 徐自溟曰於鄉黨則敦退讓於朝廟

則示建明其隱默於鄉黨正以唯謹之心而嘿養其能

言之氣其發舒於朝廟又正展其能言之似而自致其

忠孝不容已之極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朝章總旨 張彥陵曰侃侃是明行其直闇闇是婉行其

直此與雲峯看鄉黨章一例總是一直字 蹴踏是趨步不遑與與是

蹴踏處中適總是一敬字

朝與上大夫言節

徐自溟曰首著一朝字頗重見是君

之朝也是諸大夫所共以事君之朝也諸大夫既是共

朝以事君則所與言之事皆為君而言侃侃闇闇皆形

容其言時之氣度聖人豈以勢位之崇卑而異待蓋下

大夫分等而人眾非直毅且開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

而望隆必異語始臻和衷之雅囚人而施無非忠於為

國意○翼註曰言主商確政事說註諍字不是彼有失

而我諍之只寓直於和便是諍

君在節

陸聚岡曰說君在則天威儼然 蹴踏如象其起

居不遑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蹴踏之中適是一個意

象不平對○翼註曰蹴踏字從足傍說者謂足不寧也

看來還包一身儀容言不專主足○又曰威儀中適之

貌中是得中而不爲己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無拘迫之態。

君召使擯章總旨 張彥陵曰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賓主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於敬而已

君召使擯節 翼註曰君命當敬而擯相又國之重事故尤加敬○四書家訓曰舉上下以該一身

揖所與立節 吳因之曰揖所與立左右手宜不免於參差而不齊而衣之前後常自檐如左右手與檐如緊相呼應○翼註曰檐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要得其旨趣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身向左則背君今但左其手不左其身

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向右則背賓今但右其手不右其身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檐如整齊見其不背君賓也檐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此是旨趣○麟士謂以夫子爲次擯似拘最妙蓋擯原不止三人則不必爲次擯而後有左右也○擯介之數大全蒙引只說得兩君相見之禮那疏又有使卿大夫相聘禮其介各下其君二等主君擯數如待其君但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開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開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自來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那疏說得詳但謂不傳命則擯介自上擯以外只虛陳列而無所事所謂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不說此所以大全蒙引只

以兩君相見之禮言

趨進節。揖所立時而瞻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丘月林曰。張是臂不貼身而張開如翼拱。是手不下垂而高拱如翼。

賓退節。總註擯相相字。未見著落。

入公門章總旨。此章以出入二字爲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事。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自始至終。只是一個敬。胡雲峯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棄。而踧踏餘敬。久而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者。可見矣。入公門節。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

立不中門節。或問中門之說。饒雙峯曰。中間有闌兩旁。有根。根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闌是中間兩屏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屏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屏爲左。入則以西屏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爲右。入以闌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根闌之中。蓋避君出入處也。○雙峰東入西出之說。麟士駁之極是。但謂雙峰誤認由闌右卽是解不中門。則苛。雙峰亦非。以由闌右爲不中門。正解。但其看出闌右處差耳。其謂雖由右亦不敢當根闌之中。原不差也。○冉永光曰。闌右饒氏兼東西兩屏說。麟士只主右屏說。引證固爲有據。然從饒說者多。以其文義明暢故也。○中門中字。語類旣云活看。

則不專是右屏之中矣。而集註又云：君出入處也。則又似專以右屏言。看來此君字疑當兼本國之君、異國之君說。○竊疑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闌右，卽是拂闌之意。蓋謂出闌右而不由闌中耳。然麟上謂此句非不中門正解，未敢遽斷。姑俟再定。壬寅六月十一日。○大全辨惟適張氏曰：此卽簾遠堂高之意。一舉足而不敢忘君，則必無犯上干紀之事矣。非徒敬君，亦使人絕放肆之念。古人謹微之意如此。莫僅作常禮看。後世人臣惟有不如此之意，推而至於弑逆無難，方知古人禮意深遠處。

過位節 孟子曰：舜南面而立，亦可証古無坐見臣下之禮。

攝齊升堂節 四書家訓曰：臣北面見君，原在堂下。而此云升堂者，何？乃君出相見，正禮已畢，而或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

出降一等節 翼註曰：出字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附四書家訓曰：此出字舊與入字對，說不去。○又曰：逞顏色怡怡者，非以君不見而有肆心，乃深幸升堂之餘，得以自效，不覺其和悅耳。○怡怡如也。正是形容逞顏色處。○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攝齊升堂沒階趨，皆非夫子所獨重，在其下句。餘俱當以此推之。

執圭章總旨 合言則總名曰聘，享與覲皆聘中事，分言則聘是聘，享是享，覲是覲，聘則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覲是第三次見。

執圭節。執圭提起非被命之初。乃在鄰國行禮之時。○
四書家訓曰：非圭之重，君之重也。○丘毛伯曰：夫子一
捧著命圭，自頂至踵，手足頭面那一處不為君用。故敬
形於躬，則鞠躬如不勝；敬形於手，則上如揖，下如授；敬
形於面，則勃如臨，戰之色；敬形於足，則縮縮如有循，行
之度。○翼註曰：足縮縮如有循，是接武而不布武也。
享禮有容色節。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
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
○翼註曰：上節執圭主於敬，下節享覲主於和。○四書
家訓曰：非敬無以謹聘問之禮，非和無以展聘問之情。
○刁蒙吉曰：晁氏之說甚謬，孔子行實，豈史氏能盡錄。
○按此大全厚齋馮氏已駁之。

君子不以紺緌飾章。總旨。徐倣弦曰：孔子之服，吉凶有
等，邪正有辨，寒暑有宜，內外有辨，公私有別，表裏有稱，
長短有度，厚薄有宜，其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紺緌節：吉凶之辨也。而見於飾者如此。紅紫節：邪正
之辨也。而見於褻服者如此。當暑四節：寒暑之辨也。而
見於裘葛者如此。當暑節：內外之辨也。而見於葛者如
此。緇衣三節：公私之辨也。而見於裘者如此。緇衣節：表
裏之稱也。而見於公服者如此。褻裘節：長短之度也。而
見於褻裘者如此。狐貉節：厚薄之宜也。而見於褻裘者
又如此。去喪節：亦吉凶之辨也。而見於佩者如此。帷裳
節：亦公私之辨也。而見於裳者如此。羔裘節：又吉凶之
辨也。而見於弔喪者如此。吉月節：又公私之辨也。而見

於致仕而朝者如此。參錯相應。文章妙絕。

君子不以紺緇飾節。刀蒙吉曰。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浮赤色於深青之色也。註但曰齊服而不言飾。則是齊服純用紺也。○玩註紺齊服也。孔註亦謂紺者齊服盛色。則以齊服純用紺。非若緇之僅用以飾也。而蒙引則謂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緇飾。大全亦有齊服用絳之說。則紺又似止用以飾。與緇一例也。從蒙引大全似直捷。○四書家訓曰。紺色。即今之鴉青。緇色。即今之水紅。○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考工記曰。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檀弓曰。練衣。纁緣。孔氏是讀緇為纁。故以緇為練服。而曰。一入曰緇也。集註因此。饒氏陳氏駁之。非是。但亦須識得緇字本義。

當暑袷絺綌節

備考曰。論語表絺綌。絺綌在外也。詩蒙

彼縹絺。縹絺在內也。然詩傳原有兩說。不必太拘。○許白雲謂此常居之服。看來兼公私為是。○翼註曰。當暑不重袷。絺綌只重必表。

緇衣羔裘節

蔡虛齋曰。依語錄則緇在內。依集註則緇

在外。今考之。玉藻曰。羔裘緇衣。以緇之。又曰。裘之緇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又記曰。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由此觀之。則緇在外明矣。○語錄之說。誠不可解。虛齋辨之是矣。余所覽蒙引刪本。去此一段。何也。○緇衣以裼裘。裼字與鄭氏必當裼也之裼。有別。蓋裼字有二義。對裘言。則為掩覆之義。對襲言。則是呈美之義。竊疑對裘言者。是裼字正解。對襲言者。是轉用。○按

息民之祭卽所謂臘也

褻裘長二節

狐貉之厚以居節

徐徽弦曰出以輕裘爲便故厚者以

居輕重之間有制存焉

去喪無所不佩節

喪不佩去喪必佩二意兼重○許白

雲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

非帷裳節

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廟可見尊祖敬宗之

心非止爲省費言○大全胡氏謂唯深衣則殺蒙引謂

殺不止深衣未知孰是○按麟士於孟子陳代章引農

書徐玄扈之說曰計周一尺當今漸尺八寸當今織染

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而於此章則云周尺於今

尺不知何如想忘之耳

羔裘之冠不以弔節 四書家訓曰重辨服不重哀死○

大全李氏羔裘朝服玄冠祭服考禮朝服亦玄冠是玄

冠不止是祭服然蒙引存疑說約皆主此說不知何故

吉月節 此句不重在吉月而朝重在朝服二字○或曰

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

必朝服而朝所謂我愛其禮也○四書家訓謂朝是北

面而拜於家極是但亦不必拘說兼用可也○乃蒙古

曰蘇氏謂此章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愚謂曲禮古今

所同也見曲禮於行事孔子所獨也而况化裁妙用出

於曲禮之外者固多乎安得不以爲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人節 翼註曰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

朴之意○按祭服必致美而齊服則用布亦先有質而

後有文之意

齊必變食節。變食不飲酒茹葷。加牲盛饌。二義可兼用。○王宇泰曰。夫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閒。亦必變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大全謂總注致潔屬明。衣寢衣變常屬變。食遷坐看來。夫子衣食起居皆可謂致潔。皆可謂變常。不分爲是。

食不厭精章總旨。張彥陵曰。在不多食。斷上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總重在節飲食上。○吳因之曰。道不外日用。聖人非必矯拂人情以自異也。記者默窺其意而記之。曰不厭精不厭細。其節制之妙。正在人情中發出天理作用。而老莊必曰五味令人口爽。是欲

絕之也。嗟乎。此吾儒異端所以別也。孫淮海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孔子可謂知味矣。粗言之。不過日用之常。而精言之。可通神明之德。安可以其微而忽之哉。○翼註曰。首節善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四節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按第三第四節。勉齋總以失節縱欲。貼之。雖未嘗差。然翼註尤說得明。

食不厭精節。本文精字。與八斗爲精之精。微別。註鑿字。與九斗爲鑿之鑿。微別。蓋曰精曰鑿。本有定指。但本文一精字。與下文細字對。則是活字。包得精鑿。不指定九斗八斗也。註鑿字亦如此。大全雲峰及備考之說。太拘。食饒而餽節。徐倣弦曰。食饒而下一步深一步語。但自

必不可食者推起耳。不然。饘餲餒敗。常人亦能辨之。何待聖人。食之精。膾之細。膏粱者所深嗜。而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餲。魚之餒。飢渴者所不擇。而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饘是飯初成而濕熱氣盛之時。餲是飯已久而味變也。○一失之先時。一失之後時。○色惡臭惡。如吳氏廣言。衆物爲是。註未敗而色臭變。當活看。所謂未敗。不必專指魚肉。

割不正不食節。王字泰曰。如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也。豈非所謂用以禮者與。○不必如此說。依註自妙也。葉氏看席不正節。與此正同。蒙引評之。最明。若曉得蒙引意思。卽依此亦不妨。○有害之說。未爲不是。然不用爲妙。恐妨集註也。○翼註曰。不得其醬。非

無醬也。不得所宜用之醬耳。

肉雖多節。食膾節。見養生之道。食饘節。見衛生之周。割不正二節。見失節縱慾之戒。勉齋說得最明。上三節。是慎之於飲食之物。下一節。是慎之於已之飲食。

惟酒無量不及亂節。○新安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一句妙絕。但以程子所謂淡洽而已。爲有量。恐非。程子此句。是解聖人之不及亂。非指學者言。

沽酒市脯不食節。沽酒節與食饘節一類。薑食節與食膾節一類。不多食與肉雖多節一類。皆是參錯相應。與衣服章一例也。若沽酒節從章說。而以不多食連薑說。則此三節。皆與肉雖多節一類。尤直捷也。○通章大意如此。然亦不必盡拘拘也。○章重一節。文最妙。可補註。

所不及。註有不必盡從者。此及告朔章是也。○大全辨中州金氏曰。沽酒市脯不食。非徒疑其不潔也。酒脯非若穀食。決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爲循口腹之欲。而必沽之市之乎。蓋以義理防嗜慾也。不撤薑食節。薑味辛。得天地之義。薑性溫。得天地之和。不多食節。

祭於公節。吳因之曰。養生報死。原無二道。聖人之心。貫乎幽明。徹乎人鬼。雖尋常飲食間。而心思意念。有與天地祖宗相流通者。自無往而非仁人孝子之念。報本反始之誠。

食不語節。張彥陵曰。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禮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之是也。○大全辨。芭山張氏

曰。門人偶因聖人食時。不答語。寢時不自言。記其如此。以見語默自然中節。非聖人自家限定。食不語。寢不言。亦非記者限定。聖人食必不語。寢必不言也。須活看。信如范楊二氏之說。則凡周公之吐哺。見賢。漢高之吐哺。趣銷印。祖逖之蹴劉琨起舞。皆背理傷氣之甚矣。

雖蔬食菜羹節。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舍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席不正不坐節。張彥陵曰。此須活看。勿泥坐位一件。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蓋舉此以見其無往

不正也。○一篇鄉黨皆然。○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

鄉人飲酒章總旨

徐儆弦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

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至處。○按王道之

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二條正是聖

人敦禮教事，所爲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卽此意

鄉人飲酒節

禮記鄉飲酒義，此是州長黨正之事，是公

酒須兼伯叔甥舅歲時相聚之私酒方完。

辛酉二月

鄉人儻節

蒙引存疑專主致敬言。注或曰一段非正意。

不必從也。然所謂致敬者有二：一則以賓主之禮，不可

因鄉人而失之；一則以先王之禮，不可以近戲而忽之。

蒙引只說得賓主一邊，未是。玩註則似欲只重古禮一

邊者。○跳躁庭除，事極狂悖，而聖人端冕正笏，儼然當

階，其何物之不正。○聖人於古之禮，不可行者，則不行

可也。既行之矣，必不視爲故事，而苟且爲之。於人之行

禮於我者，不可受，則不受之可也。既受之矣，必不視爲

等閒，而倨傲待之。此不特鄉人儻爲然。○或曰一段似

可兼用，但不當專說。兼此意說，亦可見仁人孝子之思

無在，而或忘也。大全馮氏說得完密。○大全辨中洲金

氏曰：大意與存饌羊同。○尤展成曰：人不畏人而畏鬼，

鬼不畏鬼而畏人，人不畏鬼而畏假人之鬼，鬼不畏人

而畏假鬼之人，聖人不以人治鬼而以鬼治鬼，不以鬼

之鬼治鬼而以人之鬼治鬼，故爲儻。雖然，天下皆儻也。

人頭羅刹鬼面夜叉觸目是也。吾不知人假鬼乎。鬼假人乎。非假也。真鬼矣。○論衡解除篇解除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閒。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納吉也。世相倣倣。故有解除。

問人於他邦節。四書家訓曰。上節是誠見於己之交乎。人下節是誠見於人之交於己。○翼註曰。上節重拜。送下節重拜。受及直言上而謹疾意輕。拜而送之。非拜使者。乃遙拜所交之人也。

康子饋藥節。楊龜山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

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醢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爾。然孔子不以爲直。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亦不必是親饋。或遣人饋。亦未可知。○此節當與朋友之饋節參看。○翼註曰。不可說大夫有賜於士。蓋康子時。孔子以大。夫告老矣。非士也。○沈無回曰。未達不敢嘗。蓋叩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大全辨芑山張氏曰。聖人於饋藥者。未達且不敢嘗。况方士金石之藥。豈可輕信而遽服之哉。

廡焚章。邢氏吳氏以爲家廡。家語以爲國廡。本文原無。定指看來。俱不必拘也。○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若斟酌於貴人賤畜。何異說夢。

君賜食章總旨 此章雜記事君之禮當與朝聘等章同看

君賜食節 張彥陵曰正席先嘗只重如對君上不薦也 頌賜意俱輕逮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其敬 君者推之也○翼註曰首節以敬君賜榮君賜仁君賜 立意而餘當頌賜及孝先愛物俱是餘意

侍食於君節 邢疏謂客有先祭後祭之別是也則君祭 先飯恐君以後祭之禮待之也又曰此言君祭先飯則 是非客之禮也此句不是如此則註不敢當客禮一句 說不去矣竊意此卽玉藻所謂後祭先飯註謂不祭者 不必竟不祭也麟士謂玉藻與此宜別者惑於邢疏也 若先飯而君必命之祭則仍祭矣所謂後祭也何別之

有

疾君視之節 張彥陵曰禮接君必立於阼階疾不能立 而東其首猶阼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時爲 然耶東首亦輕只重加朝服拖紳不敢以褻服見君○ 此意可商○東首謂首在東非向東也○此可補註所 不及蓋平時之東首者受生氣也君視之而東首者阼 階之意也

君命召節 王守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 倒衣裳而走禮也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 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爲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爲 過儀文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此意甚妙以 此統看全章尤佳但不可專主此意須與無不敬並說

朋友死章。吳氏以此殯爲館於夫子者太鑿，卽不館於夫子而爲之喪主，卽是於我殯也。誠館於夫子，卽非聖人，何得不殯之哉。○翼註曰：上節是義重而生死不二，下節是義重而財物爲輕。○刁蒙吉曰：均之言交也。在上節則曰人，而以誠意盡之；在此節則曰朋友，而以義盡之。泛言之則曰人，而切言之則曰友，以誠交，義之根心者也。以義交，誠之合宜者也。○蒙引歸重下節，雖非正意，其旨甚精。

寢不尸章總旨。首二句是敬以處己，見齊衰至有盛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

寢不尸節。翼註曰：首節似不見變意，說者曰：與常人，不

同卽變也。

見齊衰者節。翼註曰：狎是親狎，非狎侮也。

凶服者式之節。周玉繩曰：式負版，聖人有無限情況，其轍環天下，皆爲生靈之故。一旦車中遇此版籍，卽林總如在目前，卽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憔悴之悲，自不覺其式而敬之也。

有盛饌節。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以人爲盛者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晏享，則有殺烝，此以事爲盛者也。山居則珍魚鼈，水居則珍鹿豕，此以地爲盛者也。○禮有因盛饌而見者，有不必因盛饌而見者。此特記其因盛饌而見者。爾世固有盛饌而有禮者，有盛饌而不必有禮者。此特記其盛饌而有禮者。爾○

大全辯或曰三必變所謂周旋中禮發皆中節皆夫子之大常而非變也大常者禮也

迅雷風烈必變節 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

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王宇泰曰舜烈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

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翼註曰必變只是改易常度

非驚懼失次

升車節 正之一字是上下文關鍵緩是挽以上車之索

非僕人所執之轡也○劉曰珩上玉曰麟士說証引歷

歷然照下節車中二字即如註作初升未嘗不妥立者

立於車下執綏以升於車上立字亦未嘗碍升字按上

王駁麟士之說亦是但麟士意亦不是以升車為在

車中蓋升車二字兼初升既升言車中二字則專指既

升言如此則既可合總註記孔子升車之容一句而亦

不碍下節車中二字也蓋初升之立甚暫既升之立甚

久皆難於必正○玩麟士立字碍升字之說則似專以

在車為升車者此則其謬耳○按四書家訓曰升車方

升車也立是暫立車后只如此說亦妥余前說殊多事

總註只言升車者亦省辭耳姑志於此以俟再定 壬寅

車中不內顧節 唐士雅曰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

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目容

端口容靜手容恭只就說得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

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

色斯舉矣章。張彥陵曰：按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卽得時處。三嗅而作，卽時舉而舉意也。要補翔集意。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也。斯字而後字重。○吳因之曰：首言鳥有見機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徵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爲証。○徐玄扈曰：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機有感，寓言自嘆。其時夫子見之，而弟子或未之見，故著曰字在山梁雌雉之上，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依徐玄扈說，則色舉二句卽是夫子語，但夫子意是指雉，而口中未說出是雉，意是說時，口中未說出時字，故下文云云。此說最是。新安陳氏及存疑俱欲移山梁雌雉句冠於章首。

而與色舉二句並爲記者之辭，存疑又欲作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都未是。○依徐說，則此章只缺得子曰二字。○通章俱以鳥之飛集得時說，而警人意在言外。時哉句兼時飛時止二意，三嗅而作下當補出既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蓋色舉翔集夫子未嘆時之得其時也。三嗅翔集夫子既嘆後之得其時也。通章在時哉時哉截下二句，只帶說不重。○大全辨中洲金氏曰：孟子贊歎夫子只一時字，記者先得之於家常日用之間，以此作鄉黨一大結。○沈無回曰：自鄉黨至升車敘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初

無一毫意必固我於其閒也。鄉黨得此一節便都活不
然只是死板。此記者之點化處也。

鄉黨總論附○沈無回曰讀鄉黨者知記者不能不記
又不能記不得已而強為形容以記之則思過半矣○
姚承菴曰學而一章是孔子自摹的小影志學一章是
孔子自敘的年譜葉公問子路一章是孔子自贊的行
實莫我知也夫是孔子自表的心事鄉黨一篇則是門
人熟察於俯仰之閒彷彿模擬孔子的行狀○忘機曰
一滴水具大海味謂一滴水非海不可謂海是一滴水
不可行住坐臥穿衣吃飯無非佛也而佛盡於此乎尼
父亦復如是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之十一

論語講義困勉錄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節

如用之節 徐曰漢曰天下有存風氣之野人即野人也

可有雕世道之君子即不君子也可○夫子從先進是
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大別語類引禮
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頗混不必從○馬鍾陽
曰此非徒從權救世之論實乃萬世作禮樂者之準○
此與大全蒙引有別須識得○監二代從先進問為邦
三章雖互相發而又有不同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從
先進是挽文勝之弊答顏淵是立萬世之準雖可相通
然須識得本章賓主

從我於陳蔡者節。徐玄扈曰：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陳蔡之厄，有師友，皆千古奇會。念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念從我而因，有不及門之感，總是不忘其相從於患難。蒙引謂重在上句，極是。○觀此則知聖人得志，必無烹醢功臣，芟夷骨肉之事矣。

德行節。沈無回曰：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材，卽小小聚會，亦無不備。况杏壇洙泗之間乎。○聖人之思，重在情，弟子之記，重在道，所謂重在道者，有三見：聖門之多材焉，見聖門之因材焉，見裁成之猶未至焉，口氣當云：夫既相從於患難，則不必有德行，有言語政事文學而可念也，而况乎其皆有之也。既相從於患難，則德行者不必成其爲德行，言語者不必成其

爲言語政事文學者，不必成其爲政事，成其爲文學而可念也，而况乎其各成之也。既相從於患難，則德行而兼有言語政事文學，言語政事文學而兼有德行，猶之可念也，而况乎其偏具之也。皆是發聖人之餘意，然又須知記者正意，只重多材。若因材裁成，又是其餘意也。蒙引說約，皆有分寸。時文有以惜諸賢，不得與明良之會，而歷患難之中爲解者，此又是餘意外之餘意，不所不別。

回也非助我者也節。註：默識心通，無所疑問，大全分貼。非助我無所不悅，存疑謂俱當安在無所不悅上。蒙引謂俱安在非助我無所不悅上，看來都不是。依大全則本文兩句，似俱作深喜看了。依存疑則本文兩句，似作

一抑一揚看了。蒙引雖已得之。然愚意以默識心通。補在無不悅下。似尤妙。蓋本文兩句俱是若有憾之詞。而深喜意在言外。補在下爲穩也。○此節與不違如愚同。然不違如愚下有贊回之詞。而此節無之。須在言外補出。此與語之不惰亦同。然語之不惰是贊回之詞。而無所不悅。是若有憾之詞。蓋雖是一意。而又不可不知分別也。

去哉。閔子騫章。析疑曰。閔子騫未嘗處人倫之變。後母之偏亦常事耳。况因一衣而其父逐之。則母非悍也。以一子寒。三子單之言。而父母昆弟皆感。則非強弗友者也。○徐子入李衷一二說。雖有至理。然依註自妙。不必更鑿。蓋集註之意。包得此等議論。○譚梁生曰。大全胡

雲峯謂閔子後母蘆花事。出自韓詩外傳。今考韓詩外傳實未載此事。而闕里志孔庭記諸書備載之。

南容三復白圭章。李衷一曰。夫子於南容之謹言。則妻以女。於閔子之不言。則嘉其能中。於仲由之妄言。則斥其野。於子貢之多言。則嘆其不幸。於宰我之能言。則欲觀其行。於仲弓之簡而不佞。則謂之可使南面。其欲門人之不尚言如此。○張彥陵曰。擇配只帶言之。○大全辨卓菴張氏曰。三復白圭。妻以兄子。則知利口捷給者。孔子所不取也。東漢節義非不彪炳。而龜山謂其不聞道。蓋脩身淑世。誠不在語言口舌間也。回如愚而足發。閔子不言而言中。士必有玷不可爲之心。然後發言舉事。必衷於理。明道謂神宗曰。使臣拾遺云云。此與孔子

取南容之意合。後世宜類推之。○譚梁生曰：南容三復白圭，正不廢免刑戮之原本也。南容嘗從孔子，同適周，問禮於老子及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之。時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見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亦南容所聞。」三復白圭，有由來也。宋史云：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

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悔懼謹默。○按《刀蒙吉解白圭章》亦載吳祥妻一條，又曰：易著括囊之戒，書稟起羞之戒，謹言者豈獨詩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顏淵死章 朱子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所謂喪

具，稱家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有棺無椁，見可以無椁，吾不徒行以下，見命車不可鬻。○通節夫子只是自言其所以處鯉者，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意皆在言外見。○譚梁生曰：顏路名字互異，據家語名絲，音由字，季路則名字竟與子路同矣。史記名無絲，字路，索隱注：絲音遙，與咎絲之絲同音是也。○又曰：王肅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

三十二歲而卒。是時孔子年六十一。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是時孔子年六十九。計其年當在顏後。今魯論顏淵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非魯論誤。則家語誤矣。魯論或設事之詞。默按孔子年譜，諸書孔子六十三歲在陳，蔡顏淵尚從也。孔子六十四歲反魯。六十九歲，孔子之孫子思生子伯魚。卒後數月，顏淵亦卒。顏路請車，此其時也。蓋顏淵少孔子三十七歲耳。不然，子在而豫設此不祥語，豈人情哉？顏淵先子路死四年，先孔子歿五年。○按朱子論語序說，反魯之年與此不同。○刁蒙吉云：念臺先生在林下，往往徒行，或引孔子之言曰：「以我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况都御史乎？先生答曰：我輩不如尼父處多矣。曾不努力，只這一事。

雖不如他，何妨。此可謂善學孔子者。因念安步當車，古人高致。俗儒一官半職，動欲誇示里閭，莫不藉孔子為口實，亦惑矣。○大全辯漢明永平十二年詔曰：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之蓄，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豈祖宗之意哉。

天喪子章。李空同曰：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烏水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寘之王側。夫聖門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天喪子而誰喪哉。○此章須識得道之因，回為存亡者如何，更須識得道有不因回為存亡者，方妙。

門人欲厚葬之章。蔡虛齋曰：此處須以曾子易簣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厚葬不止是有槨，看來必門人亦未必有財而委曲以爲之也。故夫子責之不然。顏路雖貧而門人之有財者，以師弟之誼而厚葬之，亦何不可之有。○猶父也。蒙引專以我之所是彼亦是之，我之所非彼亦非之說，存疑兼有教則從，有事則趨，有難則赴，說蒙引較切。○附譚梁生曰：先儒謂顏子之死，家貧而厚葬，亦不稱其有無爲不循理。若然，則其失亦未大。夫子何責之痛也。且家自葬則宜貧，薄曰門人厚葬之則不關顏路矣。與家貧何與？故知夫子意不在貧也。卽富而有財，豈遂當厚葬哉？當日賻贈贈祿必不乏，人無論衣衾棺

槨之不美而慮有干分，越禮之舉，動夫子不欲厚葬之意，爲其僭，非爲其貧，猶不欲門人爲臣之意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他處不躐等多以費隱遠近言此章。

不躐等是以幽明始終言另是一樣。○就道理上看，則

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就學者說，則由明而幽

始而終者，學之序；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知生

之道，則知死之道者，學之一各兼兩項。朱子意重有序

邊程註專就合一處說，故在圈外。○程註一而二，二而

一，似當兼理氣說。所謂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則一，唯

氣亦然。朱子謂氣則二，理則一，似未妥。蓋理氣原不相

離，似難說氣二而理一。○畢竟依朱子解爲安。巳亥四

月廿四。○呂伯恭曰：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道，蓋以人

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提耳而誨之。無非真實話。世儒乃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程註此乃所以深告之也。謂卽是告之以事鬼。告之以知死也。呂伯恭說亦是如此。然須知其與罔內有別。要知亦相發明。故此題破當云。聖人不欲告賢者以所難明。而卽以深告之矣。如此則罔內外俱明矣。○事人事鬼。知死知生。蔡氏以知行分。然須知人鬼邊亦有知生死邊。亦有行。但此各就其一邊言耳。○孫淮海曰。事人便有

全綱常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無忝所生的工夫。○此是兼行說。○子路所問。夫子所答。鬼神皆指祭祀之鬼神。大全南軒張氏所列。只是泛論鬼神。非謂此章鬼神兼此數項也。○蕭惠問死生之道。陽明曰。知晝夜則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晝夜有所不知乎。陽明曰。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書。唯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夜。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而知更有甚麼死生。○程註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是就晝夜上見得與死生一理。蓋言在天地則有晝夜。在人則有生也。陽明是就人之所以處晝夜說。另是一解。然可相發明。○大全辯卓菴張氏謂知生死非生死聚散之說。

謂欲知其所以生之理耳。如人之生也，直集註引易原
始及終，專從氣化聚散上說，非孔子立言之意。小註蔡
氏輔氏皆傳會朱子不可從。○按張氏駁註未是。○知
生知死當兼理氣說，若謂知氣聚故生，則知氣散故死。
知生吾順事，則知死吾寧也。麟士只主理言，似偏。若邢
疏殊不見實落。麟士反以爲蘊藉而嘆其妙，吾不知也。
○存疑只主氣言，亦偏也。○須知謂知生知死當兼理
氣之理，乃當然之理，與理一分殊之理不同。巳亥四月
十四。○蒙引曰：誠敬原始及終字，都是朱子生出今學
孔子說話，未可便說未能盡誠敬以事人，則又焉能事
鬼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又焉能及終而知所以死。
聖人語意，自是蘊而不露，引而不發。按蒙引說，卽麟士

以邢疏爲蘊藉之意，看來還他實落爲是。何必爲此影
響之論。○按蒙引此條開含糊法門，晚村所以不滿者
疑在此等。壬申

閔子侍側章

朱子曰：閔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

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
含糊之意。○方文伯曰：舊主剛足任道。○四書鏡曰：進
道貴於剛，爲其能振拔而有爲也。閔子數人，皆剛德也。
此夫子之所喜也。行行與侃侃異者，侃侃只是剛直太
著，如十分中尚有一二分柔順處，行行則純是剛而絕
無一毫柔順矣。始而樂之，謂進道者剛也，終而戒之，謂
僨事者剛也。○譚梁生曰：三子或和中有諱，或直中有
和，而子路則純任剛健。四子皆剛毅任道之器。○存疑

曰閭閻語錄作和說而諍諍字不可用蓋門人聽教之時用不得諍字存疑之辯未是有疑必問有懷必吐非諍而何○聚斂章朱子謂冉求之柔弱矣何以有侃侃之風大抵求之質是剛柔參半的○此章四子氣象兼容貌詞令言朱氏公遷專主容貌說者非

魯人爲長府二節 其曰魯人者何是時政不在君而出於三家故賤而人之也三句一直說下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定之辭○改作意註只主勞民傷財說南軒以聚斂爲說另是一意然似亦可兼○大全辯芑山張氏曰王介甫知改作長府勞民傷財而不自知其新法之害百姓視長府爲尤甚學不適用空言何益哉朱子采其說入集註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意

夫人不言節 沈無回曰凡蔽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銳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攻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必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固如此○夫人不言二句口氣言此人不糊亂說話但說著便中理意全重下句亦以警魯也吳氏以爲一正一反蒙引駁之極是但蒙引謂此是相趕說與有弗學不遠遊兩處俱一樣恐未是不遠遊是相趕說此與有弗學是以上句趕下句非相趕也須辨○言必有中還是指平日魯事還在言外見爲是○饒雙峰就仍舊貫二句看出閭閻氣象甚妙而蒙引之說若與相反者須知蒙引不是駁雙峰但恐人誤認雙

峰之說耳。玩雙峰語中一似字。便自無病。然須知閔子氣象。是後人從其言想像出來。若夫子贊閔子處。只重言必有中。卽夫人不言。亦不過借以起下句耳。至氣象從容。在夫子口中。並無此意。沈無回以此意與夫子氣象對說。最爲得體。○不妄發與氣象從容。各自一意。不妄發。以未言時言。氣象從容。就言時說。須辨。○大全辯。芭山張氏曰。夫人不言二句。只說閔子而長。府不當改作之意。在其中。想見聖人婉諷語氣。不須更涉魯事。或謂言字須照上仍舊不改意。泛說者非。此掩耳盜鈴之說。最害義理。

由之瑟章總旨 子路稟負兼人地位。儘高。但病在任氣質用事。故夫子摘鼓瑟一節。傲之。令變化氣質。以入道。

之室。原不重鼓瑟也。下節固是爲明人致解。亦是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基。使不懈於進耳。無非造就之意。○溫袍章先揚而後抑。此章先抑而後揚。

由之瑟節 舒碣石曰。夫子別其瑟爲由之瑟。峻其門爲丘之門。只以由字丘字相照。不必增入北鄙中和等語。奚爲二字。乃詰其聲音之所自來。使由知所自悟。原是警省語。不是鄙薄語。李九我曰。人於音聲。最不容僞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夫子此處不專爲子路之鼓瑟發。是要從心上做工夫。

門人不敬子路節 未入於室與亦不入於室。註雖一以精微之奧言。一以聖人之室言。恐只是一樣玩後章語。類林問一段。可見子路與善人分別處。恐只在不踐迹。

與升堂耳。大全雲峰胡氏說亦未見分明。○註不曰未
可因未入室而忽之。而曰未可因一事之失而忽之者。
就一事之失亦足見其槩。故以一事言之。勿泥看為妙。
○譚梁生曰。子路德性有餘。問學不足。致廣大而未盡
精微。極高明而未能道中庸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意總旨。吳因之曰。子張是寬綽
的人。常透頭些。故曰過。子夏是局促的人。常欠缺些。故
曰不及。夫道極於中。即這透頭處。正是他欠缺處。蓋不
曾走到中的田地。總謂之不及而已。故曰猶不及。若曰
過與不及。同是失中。有何意味。○此意亦須兼說。○百
方家問答。又將此段作陶石費說。此等總是一時好奇
之談。甚不必。辛酉 ○師商亦各有所長。此章夫子獨舉

其所短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節。張彥陵曰。一過一不及。就所
學說。資質是上一層。○只兩開說。不可較量。

然則師愈與節。麟士謂首節中字須不說破。方有下文
一問。謬子貢師愈之問。明是謂過中者。猶愈於不及中
者。首節何必不說破中字也。蒙引存疑極明。

過猶不及節。管登之曰。顏子而下。惟參賜二子深於道。
而近賜者。唯師。近參者。唯商。故曾子病。子張難。並為仁
而子貢之問。似加子張於子夏之上。夫子之抑師亦微
以抑賜也。然則賜亦近於過。參亦過於不及。而獨無過
不及之評者。何也。二子聞一貫之後。皆能變化其氣質
也。○註失之毫釐。三句。馮氏解雖非正意。然亦可兼說。

季氏富於周公節。孫淮海曰：冉有聚斂，非如後世箕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卽爲處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圈內註只重剝民說，蓋剝民不但爲季不可卽爲魯亦不可，不但季氏富而聚以益之不可，卽魯君富而聚以益之亦不可。而况所爲者季氏也。所益者季氏也。此不可中之不可者也。然須知此是餘意，所重在剝民。若圈外范註則專重在偏君上。孫淮海說所以發明范註也。與圈內雖各有其妙，然難並用。○大全馮氏以用田賦解聚斂，恐不必卽指此。蓋田賦是魯一國之政，不專在季氏。○冉求所以至此者，一則以心術

不明，一則以氣質柔弱。二意雖相連，而又有不同。其始之仕季者，以此二者其繼之爲之聚斂者，亦以此二者非吾徒也節。攻求者實以爲攻季地也。○刁蒙吉曰：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見於仕季氏之初。胡氏又以閔子之得不徒見於長府，而見於辭費宰之初。皆端本澄源之論。○譚梁生曰：時哀公患二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多聞國釁幾作矣。夫子導哀公以自律，維持康子以不二，俾冉有宣力調護於其間。匡救冉有因以匡救康子，迨夫子沒，康子卒，哀公不旋踵而孫邾矣。

柴也愚章。徐岩泉曰：人在氣質之中，愛惜保護，必有偏處，得明人一點破，轉移變化，更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

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政所以化工四子也。○句句要見。當學意能學以變化氣質。則拘學能通。遲拙得敏。誇誕反真。粗俗成雅。何氣質之足累哉。○愚只是知不足而所謂知不足者不等。或不知正理。或不知通變。皆是中庸是泛說。柴之愚則專主不知通變說。故蒙引以為與中庸稍異。○朱子謂魯自與不及不相似。其義最精。據此則此章不可以過不及分矣。

回也其庶乎節。按屢空二字自何晏有虛中之解。而龜山龍溪襲之。自當一以朱註為正。○首節二句。萬曆已丑郝敬以造詣操守分看最確。如此註中又字方分明。○大至辯卓菴張氏曰。人多言學者以治生為首務。觀孔子稱回之屢空而不取賜之貨殖。則知治生之說終

是後人怕餓死。非志士不忘在溝壑之義。他人無識見者。不知為治生兩字壞却多少人。急宜取孔子此說正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節。觀大至朱子曰。不受命在分。日不因其貨殖而言。則知不受命與庶乎。大貨殖與屢空反。皆是言其所短。億中則又言其所長。此圈內正意。而新安陳氏之所本也。若圈外范註。則以不受命貨殖與屢空反。億中與庶乎反。皆是言其所短。此勉齋黃氏雙峰饒氏之所本也。愚意圈外范註。反直捷可從。若蒙引則既以勉齋之說未穩。及以饒氏為拘云云。是從圈內矣。而又以新安之說為非。蓋其意欲以不受命貨殖總承庶乎屢空而不分配也。此又是一解。然總不如圈外

之直捷。蒙引說附後。○蒙引曰：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是不如樂道，始非也。○又曰：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又曰：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為近道矣。但不可以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說，勉齋之說未穩。○又曰：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善。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似太拘耳。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據蒙引諸條，則不受命不樂道，不安貧是一件，不近道是一件。

件而不近道，又即在不受命等見。據圈內及陳氏則樂道二字當屬庶乎，與不受命而受命當開說，皆難理會。故子謂不若圈外之直捷也。○蒙引又謂使顏子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子貢非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余極不喜此說。讀唐采臣屢空三句文，自見其謬。蓋處顏子之地，雖求之亦未必即富，而人固必求之。此顏子所以為賢處。子貢之地，雖不求亦未必不富，而子貢必求之。此子貢所以不如顏子。○顏子之長不在貧，在安貧。子貢之短不在貨殖，在不受命而貨殖。顏子即富，仍勝子貢。以其能安者自在也。子貢即貧，仍不如顏子。以其不受命者自在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節

張彥陵曰

按道字舊作虛字看。如

云善人之所以爲善人。○方文伯曰此只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謂他究竟如此。○饒雙峰曰上句是善人所
以爲善人。下句是善人所以止於善人。○四書鏡曰不
踐迹言不心模倣古人而所行自與之暗合者。此正其
天資之美處。但其善者不過出於一時之偶合而欲其
愈久而善事皆善如聖人之作爲則有所未能矣。信
乎質美者之不可無學也。○不踐迹只就善人說。見其
比他人較容易。不是謂踐迹必不好象。山無回之說不
可從。依此則註自不爲惡四字不必補矣。大非。○蒙引
曰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話。此是朱子解
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話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
子張問善人之道。按蒙引說甚拘。麟士反以爲當。何也。

○譚梁生以善人爲狂有恆爲狷恐不是。

論筆意是與章 袁了凡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論筆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辭。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張彥陵曰按聖門之教只一力行。

怯者過退固不及行勇者固銳容有行非所行。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有父兄在不必泥定稟命亦是要他取裁意。○取裁亦在稟命內。乙丑九月。○沈無回曰凡行合有時申之妙用二子各

以氣質之成見障之夫子一進之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刁蒙吉曰此所謂因病下藥書之剛克柔克古人之佩帶佩弦皆此意也。亦知其問之

同而不知其人之異。知其答之異而不知其教之同。子畏於匡章。姚承菴曰：匡人其如子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顏子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自信處。○袁石公曰：聖賢重死生，不敢一毫苟且。其臨危迫之時，自有達權之妙。夫子恐顏子未可與權，或見危迫之時，不知夫子變通之妙，而遂與其難。故曰：吾以女爲死，正所以究其達權處。顏子便知夫子遇變而通，必不見害於非命。故曰：子在回何敢死？曰：子在隱然見夫子不死，曰：回何敢死？隱然見已不必死，可與權矣。○玩此則夫子之喜不喜回之不死而喜其所以不死，妙妙輔氏之說，意亦如此。○大全朱子及蒙引俱以回謂夫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恐不

是回之知子不死當不在。既見其脫之後，姚說是也。存疑亦主此。○子在回何敢死，依朱子蒙引解，是不輕死之意。何等切實。不當如俗解云：回預知夫子必不死，偶見黃黎洲一文，主此說，頗涉怪氣，其病勢必至此。癸亥

閏六月十三改正

季子然問仲由并求章總旨。李衷一曰：夫子語意分明，謂大臣必能明去就之義，識進退之節。如二子臣事季氏，便不是大臣體了。非專謂其不能以道規季氏也。觀上曰事君，下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百方家問答，問舊說此章大義，全是逆折季氏之亂，萌然否？徐立扈曰：不然。聖人雖有維公室抑私家之心，豈有其人甫一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橫一意於其先

意必執甚焉。今人嘗苦求之太過，并聖人心體亦無由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節。張彥陵曰：愚按時解錯會異字，

便以帝臣王佐等語入解，不知此異字照下道字看正。

謂其挺然自立於朝廷，不黨同混俗是也。當屬氣節一

邊說，方是折季氏語氣。

所謂大臣者節。胡凝初曰：事君者先持個不可則止之

節。斯行得個以道事君之忠。○道字內兼格心宣猷兩

件，然勿說做諫臣模樣。

今由與求也節。須知具臣不必無才畧，有才畧而仍謂

之具臣，切由求講方是。

然則從之者與二節。胡北岳曰：二子對大臣言，特是個

具臣。二子對叛臣言，還是個人臣。或曰：二子既不從弑

逆之事，緣何又事弑逆之家？曰：只為其昧了不可則止

之義耳。故於弑逆未著處，不能決也。所以為具臣。○由

求雖於弑逆未著處，不能決，然亦非必到弑逆而後決

者。大全南軒說須細玩。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總旨。胸崗四書說曰：夫子使漆

雕開仕而開不自信，故夫子說之。知夫子之說開，則知

夫子惡子路以仕為學之說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二節。末學而仕，一則有任意之患。

一則有徇人之患。

有民人焉節。

是故惡夫佞者節。蒙引謂註學之已成，學字指為政之

道說則凡此章本文集註學字似俱當指為政之道說。即質美未學所該雖廣而此處自指為政。○然淺說則兼脩身為政說看來蒙引亦似拘也。已亥四月廿五。○張彥陵曰惡佞是夫子平日之心也。而是故二字則貼著子路來。○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正子路生平有政事而無文學之素履也。強詞奪理已是佞况其使羔之時此又非其本意乎。○譚梁生曰夫子嘗惡子路以詐此復惡以佞何詐佞偏在子路不在他人也。信人諱詐直人諱佞唯子路不詐故夫子偏以詐惡之子路不佞故夫子偏以佞惡之。觸其大忌激其深悔而其意自阻彼世之詐人佞人面不赭背不汗即惡之何益夫子循循善誘亦何肯覲面稱惡以成扞格不入之勢哉天子

終不聞罵他弟子。而獨往往高聲大罵子路如野哉由由之瑟不一而足。子路聞罵則改所謂聞過則喜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總旨。○此章暮春一段象山慈湖作禪理會。此大謬也。正義謂曾皙能知時樂道。此又一說也。丹鉛餘錄云曾皙知世之不我以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樵阮。此又一說也。蘇子由云點之狂必不可施於世。夫子之與點以其自知之明。此蓋因同時程明道甚稱點有意抑之又一說也。王龍溪謂春服熙熙即唐虞垂衣之治。所謂以無用為有用又一說也。譚梁生又主與點有禮之說。然斷當以朱註為正。若陽明謂曾皙是素位而行無意必不器正是朱子之意。但陽明所謂無意必不器

素位而行。未必卽朱子所謂無意必不器素位而行耳。高中立又謂點與三子有爲已爲人之分。夫三子固不可謂之爲人。然深求之亦不免爲人之意。猶之三子不可謂之願外。然深求之亦不免願外之意。辛亥十二月看見聖編記○會點所見可謂之素位。可謂之無意必。但指其見性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心言。便是陽明意。指其見理義之心言。便是朱子意。指其見知覺之心言。便是陽明意。壬申七月○要玩朱子所云會哲所見。乃是大本大根。水之源也。○刁蒙吉曰。才堪經世而無見於天理之流行。則有用而無體。子之勵三子。恐淪管晏一流也。學能見大。而或束於經濟之手段。則有體而無用。子之勵會哲。恐成莊列一流也。愚謂此尚米確。夫子

不是防他到管晏莊列。只是要他極大極實。○大抵聖人之道。充塞天地。至大至實。自聖人而下。或見其一節。而不能見其全體。則擴而充之。使極其大。或見其全體。而不能不疎於一節。則反而求之。使極其實。戊辰十一月○一個點。要與三子對看。又要與開對看。又要與回參對看。大全勉齋黃氏一段最妙。戊辰十一月○這一章見聖人造就人才之法。曲盡其妙。戊辰十一月○三子是器。會點所見是不器。夫子不抑三子。卽是贊子貢瑚璉之意。無求備之義也。已巳三月。閔子蒙吉講君子不器。悟及此。○看來若依圈外程子云。子路不達禮。則存疑。將禮字作理字看。甚是。而暮春一段內。便有一禮字在內。謂夫子與點。是與其知禮。正朱子之意。由求赤

皆未達爲國以禮道理。由又却多一不讓。壬申七月。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三節。何以是問他。以何等
抱負去應人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要分
曉。

子路率爾而對曰節。徐岩泉曰。子路言志。是何等才氣。
何等綜理。已視天下無難事。夫子窺見他。便有凌駕當
時人才之意。故付之一哂。所以折其自負之氣也。○按
手秉句。提起說攝。是鈐制意見。勢之難。師旅二句。見時
之難。然二句。遞說下。見得一節。難似一節。爲之內。兼政
教兩意。○政字。又兼兵政養政。○有勇兼志氣。技力等
項。

求爾何如節。求也爲之內。亦要暗藏足民根子。而開源

節流等意。只重可使足民上。禮樂只帶言之。旣富而教。
就化民上說。

赤爾何如節。李毅侯曰。各言已志。不得粘冉求語落下。

○蒙引曰。宗廟之事。如會同。不必說諸侯字。至孔子方
曰。非諸侯而何。究其實。則指諸侯也。按蒙引太拘。依此
難道上節。方六七十二句。亦不要說諸侯之國乎。○顧
麟士欲將宗廟二句。串說。謂會同是行於宗廟中。見於
評張受先一節文。此真大謬。○小相。據蒙引。禮相無小
大之名。只與從大夫之後一般。甚是。那疏謂相爲主君
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詞耳。入門當以禮
詔。侑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卿爲上介。大
夫爲次介。士爲末介。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

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點爾何如節。譚梁生曰。子問赤時。點猶撫瑟而未鼓也。藉一堂之中。三子言志。點鼓瑟以間之。其為儻言非禮。孰甚焉。則知會點鼓瑟。蓋亦辭畢而點始鼓也。點爾何如。蓋點瑟終而夫子始問也。○朱子曰。點之志亦非有擇於暮春。想此時正當暮春。便信口說來。大抵看會點之志。要於言外會意。跡外會心。點亦非專愛行樂。只是他一種洒落襟懷。借眼前事為發出來耳。若作實解。便是說夢。○吳因之曰。所謂志大而畧於事者。不是胸中無見。漫云天地帝王如狂人病子之類。正為彼已看破道理。隨處充滿一段境界。遂悟得堯舜孔子。不過此理。做成吾只消滿此理分量。便見帝王。便是聖賢。故志不

與大而自大耳。○暮春一段。須認道體如何。聖人之體道者。如何會贊之見道者。如何。○樂天齋翼註曰。吾與點也。要暗合無用之用意。方得章旨。○無用之用四字。是王龍溪語不可用。辛亥十二月。○莫春一段。及一貫章。最易為姚江金溪所借。當細察之。辛酉三月。○此節自蒙引云。程子堯舜氣象之言。微過於形容。若謂會贊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為老安少懷之心。會贊與夫子。豈若是班哉。老安少懷之心。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之意。多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之意。多會點之志。似未甚廣大。夫子與之。不過偶契其浮海居夷之云。而然至楊用脩。又云。充點也之志。而不知聖人

之裁則與桀溺之志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響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不止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故朱子易箒之前悔不改浴沂一章留爲後學病根用脩意與蒙引同但詆會皆又甚耳然堯舜氣象一語終不可易○大抵聖賢言作用必有一段本領處所謂本領有就真實無妄處言者則一貫章是也有就敬以直內處言者則中庸戒慎恐懼是也有就無意無必處說者則此莫春一段是也此等處異端無不可借若怕異端之借一槩不敢說此等話則是因噎廢食因始皇之焚書而咎燧人之鑽火也但會點於此本領雖好不曾有細密功夫若說其本領處便似姚江金谿則又枉殺曾點矣故語類云點

與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此語正見其不同辛酉三月又記○刁蒙吉曰天流於上地流於下點之胸欠流於中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馮少墟曰曾點泰而不驕莊周驕而不泰

三子者出三節 點胸中先自有一晒爲邦之意蓋彼只是高談性命謂爲邦之事自可一以貫之不必沾沾講求區區自負故疑夫子晒由者在此且并疑求赤亦在可晒之例 壬申八月 ○張彥陵曰上亦各言志指點說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禮乃文之以禮樂之禮所以陶鎔才技而協於中正之則者也其言不讓又就中抽而言之謂卽此率爾一對無這一點退遜的意思便知其不達爲國以禮的道理但語意須渾融說○禮在設施

上見讓在言論上見。○百方家問答云其言不讓看一
言字便見是小疵。辛酉三月抄○樂天齋翼註曰為國

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看

一言字便見其小疵了不說讓者禮之實若欠了禮之

實全不能為國矣如何是許其能乎。右此條癸亥評八

科文另改正○程子註云子路不達為國道理是以哂

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此段要活看只是舉一子路以

示例不必謂求亦難達却亦未必有是氣象也大全朱

子二子才氣小之說殊不是○此條戊辰十一月看來

亦不是○為國以禮句評者曰猶云用世者當以禮耳

即在本身之氣度上言若實拈著為國講便從治國上

生情此最說得好宋鳳翔墨云禮者君子所以治心即

君子所以經邦浮而易竭者才充而難馴者氣禮則自

有心和而形和者無論安危文武俱不可少此涵養人

知則才大出之小心人未知則厚蓄戒其輕發最明○

李毅侯曰後半截語意通是與三子之詞○又曰哂由

以其不讓也不哂求亦以其讓也此意亦須插講然不

是要緊話用之點綴則可切戒周折○觀點前後四問

便見他行不揜言處若充得春風沂水氣象此處當不

復更疑此亦是記者極仔細處

唯求則非邦也與二節 哲又問求亦非邦也與是其認

其言不讓意已差而率爾病痛仍看不出也總見未能

充其春風沂水氣象處○點蓋疑由求亦不可以為邦
只可佐治而不可主治故由不讓而見哂求亦讓而不

晒不知三子皆為邦之才皆有可與處戊辰十一月

據註則夫三子句只主下視三子意亦各言志句只主

褒三子說其言不讓則見許其能特晒其不遜求赤二

節則即求赤之為邦而見由之可晒不在為邦即由求

赤之皆可為邦而見其志之未可盡非前後總是一意

當再詳之。○下視三子最確壬子定○吳因之曰宗廟

會同二句就著為邦意講言亦志於宗廟志於會同則

其所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彼其不曰願為邦而曰願

為小相特謙詞耳使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上二句

正說他為邦下二句又破解小相以實之。○據蒙引則

三子所言皆是以君國之事自居而麟士則曰坑前後

大旨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為諸侯蒙引是因

之尤說得明。○李毅侯曰孰能為之大是巧語猶言亦

為小相則孰為諸侯也。○張侗初曰當日四子論志只

各就本色信口說出聖門別無粧點伎倆只會點氣象

在當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却信不過到後來却從三

子討個高下便覺他胸中走作矣他說個異乎三子者

之撰便有個從來信不過根由一則曰各言其志再則

曰各言其志正見人各有志須是直下承當夫子所以

論三子為國處絕不把曾點並較此意極微曾點念念

要與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學問要

當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只有勇知方足民為相却

都是春風沂水此似難說若說悟得理即有勇是夫子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民為相都是春風沂水便不坊

何曾不許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

性。地。風。光。所。以。仍。叫。做。一。個。狂。不。曾。用。得。著。○。刀。蒙。吉。曰。註。優。柔。厭。飢。優。柔。涵。濡。而。不。欲。驟。也。厭。飢。咀。嚼。而。不。能。舍。也。

附吾與點也。至末節文震孟文評語類云。莫春一段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又云。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以此二條推之。則夫子與點是與其有用世之本。非與其忘世也。此文會得此意。○問點與三子是有得無待不同。否。曰。莫春數語。直是民胞物與氣象。其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問夫三子者之言何如。明季講家謂點自信不過。故從二子討高下。此可見其胸中走作處。此說是否。曰。此是點有下

視三子遺畧事爲之意。其自信不過也。語類云。點合下見得個大。不肯屑屑做那小的工夫。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更不加細密工夫。以此二條觀之。夫子於點只患其執滯。不患其走作也。故仁山金氏謂下文皆所以實曾點。此文亦極合仁山說。○問語類謂點與佛老近似。然則佛老亦有可與處乎。曰。要看近似字。非謂其真同也。大抵聖賢言作用。必先講本領。所謂本領。有就真實無妄處言者。則一貫章是也。有就敬以直內處言者。則中庸戒慎恐懼是也。有就無意無必處言者。則此莫春一段是也。此等處。異端無不可借。然借來。雖近似。而實大不同。○陽明詩云。點也雖狂。亦我師。他胸中自認得

一個點與夫子所與之點相去千里矣。○問講家云其言不讓此與讓者禮之實讓字不同此是小疵若欠了禮之實全不能為國了如何尚許其能此說是否曰以語類觀之則此章禮字不如克己復禮禮字細密若禮讓為國之禮讓則與此節正一樣如何說不同若以其欠得分數少謂之小疵則可若謂其不是禮之實則不可○問此作似與道體上尚少一層發揮曰固是如此然在啟禎閒此種文已難得○問顧麟士欲將宗廟會同申說何如曰無論其說顯與註背且迂滯難通甚矣麟士之多事也○問據蒙引則三子所言皆是以君國之事自居而麟士則曰玩前後大指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為諸侯孰是曰從蒙引可也宗廟會同之

相亦可以諸侯相天子言但在赤口氣中則不可說明

